





國學小叢書

遼金元文學史

吳梅著







# 目次

一 遼	一
一 文家	三
二 詩家	一四
二 金	二七
一 文家	二九
二 詩家	五〇
三 詞家	七一
四 曲家	八一

三元……………八五

一 文家……………八六

二 詩家……………九九

三 詞家……………一二〇

四 曲家……………一三三

# 遼金元文學史

## 一 遼

文字者。所以變鄙塞爲文明之具也。地球文明。以亞洲爲最古。亞洲文明。以中國爲最古。宋明以前。外部藩屬。一與中國交通。無不吸受中國之文明以去。漢則匈奴遣子入學。唐則日本繙譯五經。其盛者固無論矣。卽陵夷至於六朝晉宋之末。五胡金元鷹麟虎視。蹴踏我土地。奴隸我人民。而問其官制詞章。無不楷模於我先代。此何故哉。以鄙塞遇文明。欲不同化而不得也。遼之先本爲契丹。雄於朔方。自太宗建國。始號大遼。造邦本藉於干戈。致治不資於黼黻。五代會要云。後唐天成三年。王晏球等獲契丹絹書二封來進。明宗命宣示羣臣。莫有識其文字者。契丹本無文記。惟刻木爲信。漢人陷蕃者。以隸書之半。就加增減。撰爲胡文。同光之後。稍稍有之。據此是遼本無文記。在後唐時已然。遼史文學傳序曰。太祖以兵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祖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修。至景

聖間。則科目聿興。駸駸崇儒之美。蓋遼雖起塞外。不識漢文。而首立孔子廟。太祖卽親祭孔子。太宗及東丹王兄弟皆工繪事。其材藝有足稱者。每科放進士榜百餘人。故國多文學之士。原其所以能變僊野而爲文明。則始於太宗得石晉之燕雲十六州。盛於聖宗之與宋盟好。使命交通。由是中原文學之士仕於其朝。及奉使至彼者。日見其衆。彼亦自慚其畎鄙。遂漸捨棄其舊俗。而服從我中夏之文教矣。此種情狀。爲遼金元三朝所同。而遼其嚆矢也。

契丹開國。久於完顏。文教之彰。使命之美。亦與金元彷彿。惟據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遼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以致當日之記注典章。可裨國史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概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今遼人遺書。止存龍龕手鑑。焚椒錄。星命總括三種。其詩文歷金元明三朝。無有爲之注意收拾者。至清乾隆時。海寧周春始輯遼詩話二卷。後有韓君小亭嘗手輯遼文存。自言大半得於荒原古社。氈蠟之餘。一刹那間。聞亦散亡。（見趙之謙沈氏論語孔注辨僞跋）至光緒中葉。江陰繆荃孫搜輯詩文六卷。亦名遼文存。吳縣王仁俊以上古至隋唐至明。皆有總集。惟五代及遼闕如。乃發憤先成遼文萃十四卷。繼見繆氏書。遂刪其所已刊者。復發篋陳書。搜闕補遺。刊爲七卷。民國八年。南海黃任恆

又掇拾叢殘。爲遼文最四卷。繼亦以有繆氏書。遂刪存爲遼文補錄一卷。諸君子竭其心力。抉隱扶微。洵爲耶律氏之功臣。今編遼代文學史。捨諸書亦無所取材矣。

(一) 文家

昔王漁洋語汪堯峯云。遼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臚仕者甚衆。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事迹不少概見。惟文學傳寥寥數人。豈制科之盡不足書耶。堯峯答云。此史臣失於紀載故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元人物文章。得元好問劉祁諸君子。遂能頡頏宋元之間。夫子曰。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正爲是歟。然經乾嘉後學者一再蒐羅。未嘗不燦然可觀。今爲整齊而彙列之。亦足爲遼朝人士一雪此言矣。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其行事與詩尤有關係。詳見於後詩家內。然其文亦有非當時諸人所能及者。今錄其諫道宗馳獵疏云。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危。此遊畋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爲擁護。倘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



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文僅百二十餘言。而詞意並茂。有宋人所未及者。謂非山川靈秀之氣。獨鍾於后不可也。

耶律果囉善屬文。聖宗重之。時妻弟之妻阿古與奴通。將奔女直國。果囉追及奴。殺之。阿古自經。阿古母有寵於太后。太后怒。殺之。人多冤之。在獄著兔賦寤寐歌。爲世所稱。

耶律庶成字喜隱。小字辰祿。幼好學。書過目不忘。善遼漢文字。於詩尤工。重熙初。累遷樞密直學士。與蕭罕嘉努各進四時逸樂賦。帝嗟賞。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庶成譯方脈書行之。偕林牙蕭罕嘉努等撰實錄及禮書。有詩文行於世。今已佚。

耶律庶箴字辰富。庶成弟也。善屬文。官都林牙。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法制修明。惟姓氏止分爲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大字。取諸部鄉里之名。續作一篇。著於卷末。臣請推廣之。使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帝不聽。嘗寄誠諭詩與子富魯。

耶律富魯字努展。庶箴子也。幼聰悟好學。甫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未十年。博通經籍。重熙中。舉進士第。尋命爲牌印郎君。應詔賦詩。立成以進。帝嘉賞。顧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富魯奏

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帝未之信。會從獵。三矢中三兔。帝益奇之。是時父庶箴嘗寄誠諭詩。富魯答以賦。衆稱其典雅。清寧初卒。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蕭達林爲西北招討使。愛之。禮致門下。問曰。今軍旅甫罷。三邊晏然。惟準布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紉官之投。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振恤。吏多雜以糠粃。重以掊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隨時調補。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致耗竭。爲今之計。莫若振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數年。富強可望。然後簡練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捨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格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

其死力也。閣下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達林然之。此書雅健。有西漢晁賈之風。惜不多見。

耶律孟簡字復易。性穎悟。六歲。父瑤嘉努晨出獵。俾賦曉天星日詩。孟簡應聲而成。父大奇之。既長。善屬文。太康初。樞密使耶律伊遜以姦險竊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表賀。未幾。伊遜復舊職。銜之。譎巡磁窯關。時雖以讒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及聞皇太子被害。不勝哀痛。以詩傷之。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禽獸有哀樂之聲。螻蟻有動靜之形。在物猶然。況於人乎。然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顏淵箠箠自得。此知命而樂者也。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太康中。始歸鄉里。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赫魯烏哲休格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孟簡史識既高。文亦雅澹。有法。惜乎其詩之無傳也。

耶律唐古字敵隱於越。屋質之庶子。廉謹善屬文。統和二十四年。述屋質安民治盜之法以進。又

陳弭私販安邊境之要。太后嘉之。重熙間。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四年致仕。乞勒其父功於石。卒年七十八。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格。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歷。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略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尙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時樞密使耶律伊遜愛其才。屢求詩。常格遺以回文。伊遜知其諷己。銜之。太康三年。皇太子坐事。伊遜誣以罪。按無迹。獲免。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於家。按中國女子能爲麗辭者。代有其人。其能留意於國政者。實鮮。常格此文。納誨陳善。不亞於懿德后之諫獵疏。何遼邦閨閣之多才也。

蕭罕嘉努字糾堅。納喇部人。中書令安圖之孫。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

重熙初。同知三司使事。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興宗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蓋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帝大笑。詔作四時逸樂賦。帝稱善。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罕嘉努對策甚美。文長不錄。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自是日見親信。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以相醅酢。雖諸諫。不忘規諷。詔與耶律庶成錄約尼汗至重熙以來事迹。集爲二十卷進之。復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於古者。撰成三卷進之。又詔譯諸書。罕嘉努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拜歸德軍節度使。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十二卷行於世。今佚。

李澣字日新。幼聰敏。慕王楊盧略爲文章。初仕晉。爲中書舍人。晉亡歸遼。授翰林學士。屢遷工部侍郎。時兄濤在汴。爲翰林學士。密遣人召澣。澣易服夜出。至涿。爲徵巡者所得。送南京下吏。帝欲殺之。樞密使高勳救止之。屢言於上曰。澣富於文學。方今少有倫比。若留掌詞命。可以增光國體。帝令禁錮於奉國寺。會上欲建太宗功德碑。高勳曰。非李澣無可秉筆者。詔從之。文成以進。上悅。釋囚。尋加宣政



殿學士卒。陶岳五代史補載其軼事曰：李澣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才不逮澣，於是召澣飲，俟其酣，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服。蘇易簡續翰林志亦稱其詞藻特麗，俊秀不羣。卽澣文之價值可知矣。惜其所著丁年集十卷，今已不傳。

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博通經史。清寧五年，擢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當典故，多出其手。上書言治道十事，帝以鼎達政體，事多咨訪。坐事下吏，杖黥奪官。流鎮州，居數歲，召還復其職。乾統六年卒。鼎爲焚椒祿，記懿安后被誣事甚悉。後人有疑其不出於鼎手者，然錄中節目多與遼史符合。未可武斷爲僞也。今錄其自序云：鼎於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爲證足。遂使懿德蒙被淫醜，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戶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媪之女蒙哥，爲耶律乙辛寵婢，知其奸構最詳，而蕭司徒復爲鼎道其始末，更有加於媪者。因相與執手，歎其冤誣，至爲涕淫淫下也。觀變以來，忽復數載，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竣後之良史。若夫少海翻波，變爲險陸，則有司徒公之

實錄在。此序作於大安五年春三月。同時又作固安縣固城村謝家莊石橋記云。噫。舊立徒杠。尙有常節。故雨畢除道。水澗成梁。弗可闕已。過是未修。或修之不謹。則其爲害也非細焉。若官司失豫備。則民下得蚤圖。亦救弊之一端也。固安坤隅一舍內有謝家莊。爲近川流。恆苦湫下。每春澤未透。秋潦尙渟。則此河壩。大爲坎窞。使人病涉。馬還濘。雖魏汾沮洳。荆土塗泥。不是過也。並由習慣。止務因循。致茲險阻之深。無有坦夷之望。慢防且久。改作者誰。則我邑主優婆夷實其人也。邑主事張姓。閻氏。自爲女爲婦。爲母以來。孝敬慈柔。鄉□藉甚。固不待言說。而後知其美也。及稱未亡。見諒之死。以家二女。選塔同居。感之悅之。俱同和順。故其興利。若一心焉。每自出財。或他與力。前後鑄辦洪鐘一口。起建佛殿三間。疊成□路一十里。總其始終有立。雖勇毅英雄。蔑以加矣。惟茲遠慮。尙未速成。似有待而然也。以爲沛然莫之禦者。水爲大。確乎不可拔者。石爲堅。與其多易而致難。曷若暫勞而享逸。由是一之曰規斷岸。計橫流。二之曰就它山。下文礎。雲隨根至。天與骨來。相繼十霜。才及百兩。猶未畢其願也。會有涿州西七里小馬村成濟聞之。惠然來助。自時緣感。特異往初。老幼相呼。遠近□至上。疊碕岸。旁壓需泥。有司下坂以走丸。並欲挾山而超海。望之玉立。地歛變於寶巖。過□砥平。人咸疑其化出。自非悠久。顯得經

營。則何以發自至誠。形於吉夢。得人爲助。不日告成。若是之速邪。橋旣成。又求文於下走。欲其同會。各錄本名。如過見千佛之比。用齊坤厚。永不墜焉。鼎本生長中原。故其文具有唐代風格。

劉輝好學。善屬文。疏簡有遠略。壽隆二年。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迹。詳附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詔以賢良對策。輝言多中時病。擢史館修撰卒。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累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聖宗卽位。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時擊鞠無度。上書諫曰。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爲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於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

下以毬馬爲樂。愚臣思之。有不宜者三。故不避斧鉞言之。竊以君臣同戲。不免分爭。君得臣愧。彼負此喜。一不宜。躍馬揮杖。縱橫馳騖。不顧上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銜勒之失。其如社稷太后何。三不宜。倘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天下之福。羣臣之願也。書奏。帝嘉歎良久。未幾卒。贈太子太保。按此書雅健近漢人。故亟錄之。

蕭孝穆小字和爾沁。淳欽皇后弟。廉謹有禮法。官宰相樞密使。封燕秦吳楚齊國王。雖椒房親。位高益畏。所薦拔皆忠直士。時稱爲國寶臣。目所著文曰寶老集。今不傳。

李宣仲官知冀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盤山志載其盤山祐唐寺創建講堂碑銘云。峭壯靈峯。創興華宇。式開講肆。用陳法侶。物置人多。利圓三寶。庶幾乎作善之祥。傳名曠古。又固安縣志載涿州鄉貢進士張希顏重修法華寺募緣碣。有云。時遷歲暮。墮殘蟬螻之梁。雨壞風摧。打碎鴛鴦之瓦。又云。若抽鵝眼之資。必值龍華之會。初唐四傑之遺響也。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補右拾遺。後仕於金。在禮部七年。凡朝廷典章制度。或因或革。皆經其擘畫。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昉雖貴。書未嘗去手。善屬文。最長於詔冊。

作太祖容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僧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著龍龕手鑑四卷。沙門智光字法炬者爲作序云。夫聲明著論。乃印度之宏綱。觀迹成書。實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於沮誦。代結繩於既往。成進牘以相沿。辨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泊乎史籀變古文爲大篆。程邈變小篆爲隸書。蔡邕刊定於石經。東哲網羅於竹簡。九流競驚。若百谷之朝宗。七略遐分。比衆星之拱極。尋源討本。備載於埤蒼廣蒼。協律諧聲。咸究於韻英韻譜。專門則字統說文。開牖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昭矣。矧復釋氏之教。演於印度。澤布支那。轉梵及唐。雖匪差於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於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輝以寶燭。啓以隨函。郭彥但顯於人名。香嚴惟標於寺號。流傳歲久。鈔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不逢敏達。孰爲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於音韻。閑於字書。觀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積。五變炎涼。具辨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



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無勞避席。坐奉師資。詎假擔簦。立祛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忝斷金。辱彼告成。兼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闕筆。俯仰而強爲抽毫。矧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手持於鸞鏡。形容斯鑿。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爲次。隨部復用列之。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半功倍。垂益於無窮者矣。行均之書。既有功於小學。而智光此序。亦復詳贍雅飭。無慚作者。方外多才。正未可輕視也。

## (二) 詩家

唐宋元明詩俱有總集。卽金與遼同起朔方。而金有元遺山之中州集。一代詩人。燦然可觀。遼之聖興道三宗雅好詞翰。咸通音律。有國樂雅樂大樂散樂。鏡歌橫吹樂。侍從諸臣多淹通風雅。特以無人爲之綴緝。以致後世無傳。海寧周春輯遼詩話二卷。極盡搜羅之能事。惟蕪雜亦所不免。今擇而取之。一時朝野彬彬之風。猶可想見焉。

聖宗諱隆緒。小字文殊努。景宗長子。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旣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契丹國志云。聖宗好讀唐貞觀事要。至太宗明皇實錄。則欽服。又親以契丹字譯白居易集。召番臣等讀之。又喜

吟詩。御製曲百餘首。宋仁宗時有使遼者。見其傳國璽詩云。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鹿。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又有樂天詩集是吾師之句。

興宗諱宗真。小字濟古爾。聖宗長子。幼而聰明。長而魁偉。好儒術。通音律。重熙五年四月。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九月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十月幸南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張儉發之。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六年六月。賜南院大王耶律和覩袞命。上親爲製詩詞。並賜詩以寵之。七月。以皇太帝重元生子。賜詩及寶玩器物。二十四年二月。召宋使釣魚賦詩。北樞密使蕭惠請老。封魏國王。遇生日。輒賜詩。以示尊寵。

道宗諱洪基。字納琳。小字察喇。興宗長子。清寧二年二月。以興宗在時。生辰宴羣臣。命作賦詩。三月。御製放鷹賦。賜羣臣。諭任臣之意。三年八月。帝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六年五月。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製詩賦。仍命白爲序。陸游老學庵筆記載大安元年。嘗賜詩褒北院樞密副使耶律幹特刺。相臣李儼嘗作黃菊賦以獻。道宗作詩題其後。以賜之。曰。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又釋明河補續高僧傳。載法均族里失詳。清寧中。被徵較定。

諸家章抄。歸隱馬鞍山。咸雍間。遼主渴思一見。待以師禮。寵以詩章。有行高峯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樞密使蕭惠之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重熙中。道宗王燕趙。納爲妃。清寧初。立爲懿德皇后。後爲姦臣耶律伊遜張孝傑等誣奏賜死。乾統初。追謚宣懿皇后。遼史拘於體例。載后事甚略。而王鼎焚椒錄則言之頗詳。云清寧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三年。和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各蠡。聲教薄雞林。大宇看交泰。應知無古今。上尤長弓馬。常馳入深林。邃谷。后上疏諫。上頗厭遠。咸雍之末。希得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其詞曰。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掃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

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卻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薰薰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薰薰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耶律伊遜因誣后與惟一通。欲乘此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陰使宮婢單登乞后手書。給后曰。此宋國武里塞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既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己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伊遜得書。遂構詞命登等陳首。以十香詞爲證。上大怒。命張孝傑與伊遜窮治其獄。獄既具。上猶未決。指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便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惟一耳。上問曰。何以知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勅后自盡。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遂閉宮自經。年三十有六。聞者莫不冤之。清徐鉉詞苑叢談云。蕭后回心院詞。怨而不

怒。深得詞家含蓄之意。斯時柳七之調。尙未行於北國。故蕭詞大有唐人遺意也。

按十香詞世所豔稱。然實爲伊遜命他人所作。今附錄如左。青絲七尺長。挽作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豔。蓮花落故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螭蟻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鞞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沈水生得滿身香。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色色。國舅大父房之女。幼選入宮。聰慧閑雅。工文墨。善詩歌。天祚卽位。冊爲文妃。女直旣強。日見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強隣。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

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後爲元妃兄蕭奉先所誣賜死。

東丹王名貝。小字托雲。太祖長子。幼聰明好學。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常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貝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卽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太祖破渤海大譴譟。改其國曰東丹。以貝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太祖將還。貝作歌以獻。後讓位於太宗。太宗旣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貝居之。置衛士陰俟動靜。貝旣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使人跨海持書密招貝。貝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至汴見明宗。賜姓東名慕華。復賜姓李名贊華。後明宗養子從珂弑其君自立。貝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王。加兵於洛。從珂欲自焚。召貝與俱。貝不從。遂害之。世宗卽位。諡讓國皇帝。初。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熅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

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

平王隆先字團隱。東丹王子也。景宗卽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數薦賢能之士。爲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閨苑集行於世。今不傳。

寧王長沒字和魯。董妃甄氏所生。世宗第三子也。敏給好學。通契丹漢字。能詩。保寧八年。奪爵貶烏古部。賦放鶴詩。徵還。統和九年。應太后命賦移芍藥詩。

耶律學古字伊實揚。穎悟好學。工譯鞮及詩。乾亨元年。宋旣下河東。乘勝侵燕。學古受詔往援。以功遙授保靜軍節度使。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擒其將領。自是與潘美各守邊約。無相侵軼。民獲安業。以功爲特哩袞。是祭彤羊祜之流亞也。

耶律資忠字烏延。小字札拉。博學工詞章。年四十未仕。聖宗知其賢。召補宿衛。數問以古今治亂。資忠對無隱。眷遇日隆。初。高麗內屬。取女直六部地以賜。至是貢獻不時。至。詔資忠往問故。高麗無歸地意。由是權貴數短於上。出爲上京副留守。四年。再使高麗。留弗遣。資忠每懷君親。輒有著述。號西亭集。帝與羣臣宴。時一記憶。曰。資忠亦有此樂乎。後以爲林牙。知特哩袞事。終昭德軍節度使。天祚第二

子雅里。每取唐貞觀政要。與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其詩之足以感發人可知。惜西亭集今已不傳矣。

耶律韓留字索紐。有明識。篤行義。工爲詩。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嘉哩所沮。重熙四年。召爲北面林牙。詔進述懷詩。上嘉歎。方將大用。遽卒。

耶律辰嘉努字綿辛。重熙中。補牌印郎君。會太后生辰。進詩獻馴鹿。太后嘉獎。賜珠三琲。雜綵二百段。清寧初。帝與燕國王射鹿俱中。王時年九歲。帝悅。辰嘉努應制進詩。帝喜。解衣以賜。官至節度使。年八十卒。

耶律古雲字糾堅。沖澹有禮法。工文章。官至南院大王。興宗命爲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奉詔與耶律庶成蕭罕嘉努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

耶律良字錫納。讀書醫巫閭山。學旣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爾無僕御。馳驅千里。縱聞見過人。年亦垂暮。今若卽仕。已有餘地。良曰。窮通命也。非爾所知。不聽。留數年而歸。重熙中。修起居注。會獵秋山。良進秋遊賦。上嘉之。清寧中。上幸鴨子河。作捕魚賦。由是恩遇稍隆。遷知制誥。奏請編御製詩



文。目曰清寧集。上命良詩爲慶會集。親製其序。官至知中京留守事。追封遼西郡王。諡忠成。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儀觀秀整。經籍一覽成誦。好學有詩名。登咸雍進士第。歷官至知樞密院事。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十卷。乾統六年。封漆水郡王。薨諡忠懿。

耶律純於政和二年使高麗。傳其國禪師星命之學。著星命祕訣四卷。自序云。源髓老人得之於元齋。元齋得之於海上異人。有高麗國師賦。其步天警句有云。得富非難得壽難。壽星須把令星看。令星若是逢生旺。壽算巍巍等泰山。且說夫星是尅星。高強必是聘賢人。若居父母并兄弟。端的因親上致親。亦詩之流也。

王鼎仕履見前。時馬唐俊有文名燕薊間。適上已。與同志祓禊水濱。酌酒賦詩。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先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流鎮州。居數歲。有赦。鼎獨不免。會守臣召鼎爲賀表。因以詩貽使者。有誰知天雨露。獨不到孤寒之句。上聞而憐之。卽召還復其職。

蕭勞古國舅少父房之族。以善屬文。爲聖宗詩友。

蕭柳字圖們。淳欽皇后弟。多智能文。膂力絕人。嘗伐宋爲先鋒。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談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耶律觀音努集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今已佚。

劉經（一作京）爲政事舍人。奉使至宋。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絕佳。作詩云。野韭長猶嫩。沙泉淺更清。有集四十卷。今佚。

張儉宛平人。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官至左丞相。太師中書令。封韓陳南國王。開泰五年。秋大獵。虎將犯蹕。陳昭袞捉虎兩耳騎之。拔佩刀殺之。上命儉及呂德懋賦詩以美之。

杜防涿州歸義人。擢進士甲科。官至右丞相。加尙父。重熙二十一年。秋。祭仁德皇后。詔詞臣賦詩。防爲魁。賜金帶。

楊佖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弱冠聲名藉甚。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體。宋遣梅詢賀千齡節。詔佖迎送。多唱酬。詢每見稱賞。後居相位。致仕卒。有登瀛集五卷行於世。今佚。

蕭鐸盧幹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及長。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爲朝野推重。伊遜誣以

罪。謫戍西北部。在戍十餘年。始得還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卒贈節度使。

劉三嘏河間人。慎行子也。第進士。尙主爲駙馬都尉。嘗獻一矢斃雙鹿賦。聖宗嘉其膽麗。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劉堽儒林公議云。三嘏攜嬖妾。挈一子。投宋廣信軍。情詞悲切。自言主兇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復爲詩自陳云。雖慚涔勺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爲名。寅分星辰將降割。兌方驅寓卽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主。免於通問自稱兄。遼屢移文求索。宋恐開邊釁。乃遣人拘送還遼。詩人之不幸如是。

馬堯俊。據文昌雜錄云。元豐三年十二月一日。高麗正徽生辰。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俊獻徽詩云。始從鉤裂海東天。世世英雄稟自然。掌上寶符鈴造化。胸中神劍畫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真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綉八百匹爲謝云。

馬希白。咸雍六年九月。上幸藕絲淀。以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召試之。

孟初官中書舍人。東國史略載其軼事云。高麗肅宗明孝王七年。遼遣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

金緣爲館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並轡出郊。雷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緣卽對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左企弓字君財。薊人。讀書通左氏春秋。天祚時宰相。降金。金人既定燕。欲從宋割地。初約。契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企弓因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金主初不聽。卒畀宋。然陰有敗盟之意矣。

馬賢良不詳其顛末。封氏編年云。宣和四年十月。郭藥師等以常勝軍入燕城。馬賢良者獻詩云。聞說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霽雉三千士。雨洗兵戈二百年。

王樞字子慎。良鄉人。遼日登科。後仕金爲直史館。嘗有三河道中詩云。十載歸來對故山。山光依舊白雲間。不須更讀元通偈。始信人間是夢間。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縣人。仕爲遼相。歸金。授樞密使。平章政事。四歲作詩賦。煎餅有魚目蟬聲之句。又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前池。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人以神童目之。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善屬文。天慶二年進士第。後仕金至平章。

政事。正隆初。以司徒致仕卒。其靈壁寺詩云。萬壑千巖裏。林間一徑深。數年勞想望。此日快登臨。勝境情難盡。危塗力不任。樓臺相映抱。松柏自蕭森。花散諸天雨。燈傳古佛心。鶴泉寒漱玉。園地舊鋪金。石磴崎嶇上。桃谿窈窕尋。淵明能止酒。叔夜况攜琴。所恨無長暇。徒勤惜寸陰。清宵誰我伴。乘興待孤斟。

## 二 金

金與遼同種。所居在白山黑水之間。卽古肅慎氏之故壤也。其俗無書契。無約束。自函普來自高麗。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是爲完顏氏之始祖。其後浸昌。浸熾。三傳而至獻祖。綏可。始教民築室樹藝。四傳而至昭宗。不魯。乃欲以條教爲治。幾爲部衆所殺。可見榛狉之俗。施以整齊。畫一之道。已苦扞格。矧施以文教之治乎。故歷景祖。世祖。肅宗。穆宗。太祖。太宗。六世。皆以武力翦滅諸部。亡遼降宋。奄有中夏之半。洎乎武元開國。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文烈繼統。乃行選舉之法。迨伐宋。取汴。經籍圖書。宋士多歸之。文教由是興焉。熙宗在位。詔以經義詞賦取士。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其傾心文學。何異漢武之表章儒術。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興。由科第而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可觀矣。宣宗南渡而後。趙秉文。楊雲翼。諸公迭主文盟。文風蒸蒸日上。迨哀宗北遷。元好問以昌明博大之才。鬱然爲一代之宗匠。執文壇牛耳者垂三十年。嗚呼。盛矣。夫金源用武得國。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於唐宋之後。有非遼之所可及。此其故蓋在。

得國之後。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之有裨於國家。不綦重哉。

自來論金代文學者。約有數說。以爲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實少者。楊奐之說也。以爲大定以還。文治旣洽。教育亦至。一掃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者。元好問之說也。以爲南渡後文風一變。多學奇古者。劉祁之說也。以爲蔡正甫爲斯文正傳之宗。黨竹溪次之。間間公又次之者。蕭貢之說也。以爲金百年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皇統宇文公。大定明昌無可蔡公承旨黨公。貞祐正大禮部趙公。北渡後則遺山先生者。徐世隆之說也。之數說者。類能提綱挈領。洞見本源。蒼萃而論列之。亦是非得失之林也。余以爲金自撫有中土以來。投戈息馬。稽古右文。績學之士。後先相望。士大夫之潤色鴻猷者。多產於幽并燕趙齊魯之間。得其山川雄深渾厚之氣。習其北方整齊嚴肅之俗。發爲文章。每能華實並茂。風骨適上。絕勝江南之柔弱。試一讀其遺文。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夷攷金有中夏。代歷十紀。享國百二十年。其間文人學士。何慮數百。清錢大昕作金史藝文志。羅列專集。自完顏璘以下。計有七十餘家。唯是存於今者。祇王寂拙軒集。趙秉文滏水集。王若虛滹南集。

李俊民莊靖集元好問遺山集蔡松年明秀集段成己克己二妙集而已。其中拙軒一集。原本久佚。清修四庫書。始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史稱鄭子聃有能賦聲。海陵使其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子聃果第一。而子聃之賦。今不得其一篇。吁。可慨已。元修金史。其纂修者爲歐陽玄揭傒斯李好文等。皆一代知名之士。而衛紹王紀至不能舉其實事。又所錄文字。祇有梁襄諫北幸一書。其餘湮沒不傳者。不知凡幾。推其所由。則以金與元仇。元旣滅金。并其文獻而痛惡之。一任其散佚而蕩盡。明則種族不同。又年遠代湮。無怪其如秦越人之不關痛癢。故終明之世。未有真集金源一代之文者。所幸元好問之中州集中州樂府尙流播人間。堪爲信史。而清人秀水莊仲方之金文雅。昭文張金吾之金文最。網羅放失。不遺餘力。俾完顏文物絕而復存。其功爲不可沒矣。茲將其一代文學從事采撰。於上列之書。剝膚存液。以求至當。若夫遺文佚事。則劉祁歸潛志。王惲玉堂嘉話。間亦節取。俾得見當日之風尚也。

(一) 文家

金初未興文學之先。詔令奏議。借才異國。文辭卽斐然可觀。其後振興文教。濟濟多士。雲蒸霞蔚。類皆北方之彥。考其著述。往往原本六經。多見道之語。其從事古文者。或宗昌黎。或學廬陵。清剛雋上。



一洗南朝靡靡之習。平心而論。實足繼北宋之正宗。開有元之先路云。

完顏昺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昺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歸。天會六年。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昺與耶律迪越掌之。昺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事無隱諱。詳略得宜。皇統中。又成太祖實錄二十卷。金之有實錄。自昺始也。又撰定女直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中。詔以詩文鏤板。今已不傳。

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從諸將征伐。比有功。金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

完顏璘字子瑜。世宗之孫。越王之長子。封密國公。金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文筆委曲。能道所欲言。朝臣自閒閒公楊禮部雷御史而下。皆推重之。資雅重。淡於世味。窮日力於書。讀通鑑至三

十餘過。是非成敗。道之如目前。越王薨後。稍得出游。文士輩亦時至其門。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所居有樛軒。故自號樛軒老人。卒年六十有一。

蔡松年字伯堅。以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薨諡文簡。松年事繼母以孝聞。喜周恤親黨。文筆雅潔。有集行於世。今佚。

蔡珪字正甫。右丞相松年之子。天德三年進士。擢第後。不赴選調。求未見書讀之。其辨博爲天下第一。除澄州軍事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今奇字。辟爲編類官。後改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爲多。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園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壙。其東墓之柩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十九年。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金石遺文六十卷。古器類編三十卷。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水經補亡四十篇。管陽志十二卷。金石遺文跋尾一十卷。燕王墓辨一卷。文集五十五卷。今皆佚。元好問曰。國初文學。如宇文

大學蔡丞相吳深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儒。難以國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黨竹溪次之。禮部閒閒公又次之。自蕭戶部真卿倡此論。天下迄今無異議云。

馬定國字子卿。宋荏平人。阜昌初。游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薦諸金。官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學者以比蔡正甫。燕王慕辨。自號薺堂先生。有集傳於世。今佚。

施宜生字明望。浦城人。宣和末。爲潁州教官。仕於齊。不得志。又仕於金。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奉使於宋。坐漏洩國情烹死。初在潁州日。從趙德麟游。頗得蘇門沾丐。其在金。與蔡松年爲文字交。自號三住老人。有集行於世。今佚。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由耀州同官主簿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爲薛王府掾。時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辨。襄上疏極諫。洋洋千七百餘言。文載金史本傳。世宗納之。遂爲罷行。襄由是以直聲聞。史臣贊之曰。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

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金之政治。於斯爲盛。嗚呼盛哉。史又言襄長於春秋左氏傳。至於地理氏族。無不該博。又元好問中州集載襄賀章宗卽大位表云。曾天子。祖天子。世嫡相承。舜何人。子何人。自強不息。又自河南府倅移華州防禦使。謝上表云。昔同雒井。已陪嵩岳之呼。今領華防。願效封人之祝。是其駢儷文亦復可誦。正不徒以直言極諫見長也。

周馳字仲才。濟南人。經學出於醇德先生王廣道。賦學出於泰山李時亨。至於黨趙。又其忘年交也。資性古雅。而以襟量見稱。大定中住太學。屢以策論魁天下。私試亦頻中監元。遼東吳子英嘗從仲才學。能記其所著亞父撞玉斗賦。及他文數篇。

王庭筠字子端。熊岳人。生末期。視書識十七字。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稍長。涿郡王脩一見。期以國士。登大定十六年進士。官至翰林修撰。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已下不論也。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著有叢辨十卷。文集四十卷。今俱佚。其歿也。章宗悼之曰。玉堂東觀中。無復斯人矣。又李純甫屏山故人外傳云。子端世家子。風流醞藉。冠冕一時。爲人眉目如畫。美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

敢與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衡宇間。又其折節下士。如恐不及。苟有可取。極口稱道之。故人恨相見之晚也。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年二十四擢第。釋褐南和簿。歷任監察御史。龍州都軍。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晚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逕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從子嗣明同殉國難。

王競字無競。安陽人。警敏好學。宋末登科。入金任縣令。皇統初。參政韓昉薦之。召權應奉翰林文字。詔作金源郡王完顏婁室墓碑。競以行狀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爲法。二年。試館閣。競文居最。遂卽眞。累遷至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修國史。競博學而能文。善草隸書。工大字。字或廣長丈餘。而結密如小楷。京都宮殿題榜皆其筆。趙秉文以爲古今第一手。唯黨篆差可配耳。元好問遺山文集有王無競題名記。亦極推服之。

郭長倩字曼卿。文登人。登皇統丙寅經義乙科。仕至祕書少監。兼禮部郎中。修起居注。與施明望。王無競。劉崑老。劉無黨相友善。所撰石決明傳。爲時輩所稱。著有崑崙集。已佚。今所存祇大定十二年所撰文登縣學碑。其文極華貴。而饒有經術氣。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少好學。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因奉詔譯書。辟置門下。因盡傳其業。固卒。作遼史未就。永祺繼之。作記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除太常丞。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同修國史。海陵爲中京留守。永祺特見親禮。海陵嗣位後。尙書左丞耶律安禮出守南京。海陵欲以永祺代之。永祺固辭。旣出。或問曰。公遇知人主。進取爵位。以道佐時。何多讓也。永祺曰。執政繫天下休戚。縱欲貪冒榮寵。如蒼生何。海陵嘗選廷臣十人備咨訪。獨永祺議論寬厚。時稱長者。是其爲人。不徒以文字見長云。

曹望之字景蕭。其先臨潢人。遼季移家宣德。天會間。以秀民子選充女直字學生。除西京教授。世宗朝。官至戶部尙書。嘗與紇石烈良弼。張景仁。劉仲淵同修太宗直錄。望之旣貴。益刻苦讀書。爲人之所難能。有集行世。今已佚。

胡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金兵下河北。爲軍士所掠。行至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昉嘗謂人曰。胡生才器。一日千里也。他日必將名世。十年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爲場屋上游。稱其程文。謂之元化格。後官至刑部尙書卒。所著文久佚。其正隆三年所作磁州武安縣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記尙存。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皇統二年。經義進士。釋褐臨汾丞。時張太師浩判平陽。一見愛其才。爲之延譽。後入翰林爲御史。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明昌初。爲禮部尙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晏之文。今存者有保德州重修城壁創開西門碑一篇。

楊伯仁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諱。改今名。字安道。真定藁城人。天性孝友。讀書一過成誦。登皇統九年進士第。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甚亟。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海陵射鳥。伯仁獻獲鳥詩以諷。後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廷試。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

仁問其優劣。伯仁對曰。當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自以知忠翰姓名在第一。遂宿諫垣。俟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論以爲知文。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世宗嘗言本朝文學之臣。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瞿永固。近日則張景仁鄭子聘。今則伯仁而已。其次未見能文者。其見重如此。官至太常卿。今山左金石志有大定二十二年伯仁承詔重修東嶽廟碑。文長不錄。

鄭子聘字景純。大定人。父宏。遼金源令。子聘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二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明日。海陵以子聘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折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調翼城丞。遷贊皇令。召爲書畫直長。子聘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人。正隆三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聘。子聘少之。海陵問作賦如何。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不悅。乃使子聘與翰林修撰纂議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觀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二人。子聘第一。海陵奇之。有頃。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趙獻之賀啓云。丹桂一枝。不失舊物。青錢萬選。無愧古人。



其爲名流所稱道如此。累官吏部侍郎。改侍講學士。兼修國史。世宗曰。修海陵實錄。知其詳無如子聘者。蓋以史事專責之也。平生所著詩文有二千餘篇。今唯寶豐縣志載其所著汝州香山觀音禪院慈照禪師塔銘。惜文多脫落。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登天德二年進士。歷官中都路轉運使。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卒諡文肅。著有拙軒集。北遷錄諸書。今北遷錄已失傳。其拙軒集清修四庫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釐爲六卷。以行世。其文博大疏暢。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愧爲作者。足與趙秉文溘水集。王若虛滹南遺老集。相爲抗行。

路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家世寒微。其母有賢行。教伯達讀書。金初賦學家有類書名節事者。新出價數十金。大家兒得之者。輒私藏之。母爲伯達買此書。擗衣節食。累年而後致。戒伯達言此書當致學舍中。必使同業者皆得觀。少有靳固。吾卽焚之矣。伯達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鄉人榮之。雲朔用兵。伯達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伯達卒。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千畝有奇。以贍生徒。故相馬琪德玉時。判州

事聞於朝。賜號成德夫人。嗚呼。賢母良妻萃於一家。是亦難能而可貴者矣。伯達善屬文。有名於時。著有成趣園記。

黨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其在孕也。母夢道士吳筠來託宿。及生。儀觀秀整如神仙然。少穎悟。日授數千言。師亳州劉崑老。濟南辛棄疾其同舍生也。嘗試東府解魁。嗣後困於名場。遂不以世務撓懷。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箠瓢屢空。晏如也。既久。鄉豪傑有知公。稍料理之。大定十年。擢進士甲科。調成陽軍判官。汝陰令。入爲史館編修。應奉翰林學士。出爲秦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言而人化。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詔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大安三年九月。年七十八卒於家。諡曰文獻。趙秉文爲其墓誌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在翰林日。皇叔允蹈伏誅。公作詔云。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追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啓。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匪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論者謂公之制誥。百年以來。亦當爲第一。

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終金之世。號四元者。祇宗獻與趙樞子克也。孟仕宦不甚顯達。初供奉翰林。轉曹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經於同知單州軍州事。丁母憂。哀毀致卒。劉祁歸潛志云。孟之律賦。至今學者法之。然其源出於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翦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臥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洞於微妙。再試遂得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爲孟師也。按南山翁名攜。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

耶律履字履道。東丹王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陽曆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爲恥。遂不就舉。以蔭起家。官至右丞。卒諡文獻。世宗大定三年。特賜孟宗獻榜進士第。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履道以蘇端明軾對。上曰。吾聞軾與王誥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姬侍。非禮之甚。尙何足道耶。履道進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使有之。戲笑之間。亦何足深責。世徒知軾之詩文。人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才。求諸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刊行。自號忘言居士。有集已佚。

蕭貢字真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由涇州觀察判官。仕至御史中丞。以戶部尙書致

仕。卒諡文簡。真卿博學能文。人比之蔡正甫。官右司郎中時。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世宗嘉歎曰。漢有蕭相國。吾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其得君如此。真卿讀書。至老不倦。注史記百卷。著五聲姓譜五卷。文集十卷。又著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今成敗得失。甚有理。今俱佚。

趙秉文字周臣。晚自號閒閒道人。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素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起家安塞令。累遷至禮部尙書。哀宗卽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著有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資暇錄十五卷。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萬年錄。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政要爲一編。書成奏上之。今皆佚。其所著詩文號洛水集。本三十卷。今存二十卷。秉文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爲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繼黨懷英掌一世文柄者殆三十年。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絀落。於是文風大壞。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輿論譁然。以爲秉文大壞文格。然

積習爲之一祛。識者以爲歐陽公再生云。

史公奕字季宏。大名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詞科。程文極典雅。後無繼之者。累遷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賢院。正大中。置益政院。與楊雲翼同官。相得益彰。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棋槩之技。亦絕人遠甚。趙秉文稱其溫厚謙退。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其學問愈扣而愈無窮。其見重如此。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天資穎悟。博通經傳。至於天文律曆醫卜之學。無不臻極。事母孝。與人交。款曲周密。處事詳雅。而能以大節自任。南渡後二十年。與趙秉文迭掌文柄。時人號楊趙。而公以後輩自處。不敢當也。官至翰林學士。卒諡文獻。元好問曰。評者以爲百餘年來。士大夫身備四科者。惟公一人而已。著有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各一篇。縣象賦一篇。文集若干卷。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又有勾股機要象雜著等說。今俱佚。

韓玉字溫甫。漁陽人。少讀書。尙氣節。登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日

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官至河平軍節度副使。大安三年。北兵圍燕都。夏人連陷邠涇。陝西邊帥檄玉爲都統。募軍得萬人。出屯華亭。與夏戰。敗之。又敗之於北原平源。遂得解圍。而玉以都城隔絕。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關中。言詞忠壯。聞者感動。其檄有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鋼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齊魏以高壘爲能堅。蒲絳以穿空爲得計。麥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命令不至。京師奈何。盼盼四集之師。懸懸半歲之上。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再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當路者忌其功。誣玉有異志。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進士。博學能文。爲人敦厚。動有禮節。貞祐間。爲監察御史。上宣宗便宜八事。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五曰。博謀羣臣。以定大計。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其規畫大計。本末兼賅。說者謂金自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劉

祁歸潛志云。公爲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志學問。至老不廢。卒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葬之。

劉中字正夫。漁陽人。屏山故人外傳云。正夫爲人短小精悍。滑稽玩世。中明昌五年詞賦經義第。賦得楚辭句法。尤長於古文。典雅雄放。有韓柳氣象。教授弟子。王若虛高法嚴張履。皆擢高第。學者翕然宗之。曰劉先生。以省掾從軍南下。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爲主帥所重。常預祕謀。書檄露布皆出其手。有文集藏於家。

李純甫字之純。一字屏山。弘州襄陰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仕至尙書右司都事。終京兆府判官。幼穎悟異常。初業詞賦。及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爲文法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後進多宗之。年少日。自負其材。謂功名可立致。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事爲證。甚切當。宰執以爲迂闊。抑置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爲事。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往往輒醉。雖沉醉。亦不廢著書。晚年喜佛。力探其奧義。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闢佛老二家者。爲內藁。其餘應物文字。爲外藁。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父教。數十萬言。以故爲名教所貶云。

韓道昭字伯暉。真定松水人。著有五音集韻十五卷。是書所收之字。以廣韻爲藍本。而增入之字。以集韻爲藍本。取三十六字母。各分四等。排比諸字之先後。以見母牙音爲首。終於求日字。注中所引之語。皆本於經訓。凡廣韻之訛舛者。一一釐訂之。可謂廣大悉備。始制有倫矣。與遼僧行均所著龍龜手鑑。同爲小學中必備之書也。

劉祖謙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進士。正大初。爲翰林修撰。家多藏書。一時名士。如雷淵。李獻能。王渥。皆游其門。祖謙得人一詩。可傳。必殷勤稱道。唯恐不聞。人以此稱之。

馮<sub>四</sub>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攷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法度。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延登資稟淳雅。讀書長於易。左氏傳。好賢樂善。目前輩風調。有橫溪翁集。今佚。

王時起字正之。代州崞縣人。智識精深。好學善論議。音樂技藝無所不能。長於辭賦。出入經史。摘其英華。以爲句讀。天造神出。至得意不減郭黼。與李之純爲忘年交。泰和三年進士甲科。累遷司竹監使。朝議欲以館職召試。會卒。



馮璧字叔獻。別字天粹。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鞠大獄。毛髮不貸。輿定末。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致仕。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諸生從之游。與四方問道者不絕。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人望之以爲神仙焉。璧少日在太學。賦聲藉甚。其學長於春秋。字畫楚楚。有魏晉風味。雅爲趙秉文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有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蘊藉。不減前世。李獻甫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璧則必爲之悚然。王若虛公於鑿裁。爲海內稱首。敬其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北渡還鄉里。年七十九終於家。

劉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陵川人。元好問中州集云。泰和中。予識景玄於太原。人有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能背誦者。予未之許也。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目無脫遺。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謂承平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稱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餘子不論也。

王若虛字從之。自號慵夫。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官至翰林直學士。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

間者。其舅爲周昂。齟齬時。卽知其爲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中。得卒業焉。以故學無不通。不爲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爲夸。史學以探賾幽隱爲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卽足。何必嗶嗶若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人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爲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爲正派。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紀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純甫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若虛能以三數語窒之。雅負人倫之望。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折行輩交之。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座。使人愛之而不忘也。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卒。自其歿後。時人以爲經學史學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不知承平百年之後。當復有斯人否也。所著慵夫集已佚。今存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元吳澄稱其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衆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承安五年進士第一。官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教授。隱於嵩山。自

號鶴鳴老人。元世祖以安車召見。仍乞還山。卒諡莊靖先生。用章以遺老抗志遯荒。於出處之際。能潔其身。入元後。祇書甲子。隱然以陶潛自居。所爲文沖澹和平。具有高致。亦復似其爲人。雖博大不及元好問。抑亦其亞也。著有莊靖集十卷。傳於世。

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苦學博覽。於文尤長於四六。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在翰苑凡十年。正大末。以鎮南軍節度副使。充河中帥府經歷。河中陷。道梗不得歸。就權陝府行省左右司郎中。軍變殉節。獻能爲人眇小而墨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在翰苑。應機敏捷。號得體。趙秉文李純甫嘗曰。李獻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薦之。不令出館。家故饒財。盡於貞祐之亂。京師冷官。食貧口衆。無以自給。太夫人素豪侈。厚於自奉。小不如意。則訶譏隨之。人視之殆不堪其憂。獻能處之自若也。獻能文章行業。過人處甚多。而天下獨以其純孝爲不可及。嘗謂人曰。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郝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少有賦聲。早衰多疾。厭於名場。遂不復就舉。元好問嘗受業其門。天挺詔之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

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祐兵亂。避於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七。終於舞陽。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改從郝晉卿學。於是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學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開聞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詩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官至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詩文曰遺山集。實足涵蓋金源一代文學焉。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寶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旣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

記錄。至百餘萬言。名曰壬辰雜編。元時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卒年六十八。好問著作甚富。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壬辰雜編。皆佚。其存者爲中州集中州樂府遺山詩文集新樂府及續夷堅志。

麻革字信之。臨晉人。與元好問劉祁交。唱酬之作甚多。爲河汾諸詩老之一。金亡。隱居教授以終。爲文長於寫景。有游龍山紀。載歸潛志。

杜仁傑字仲梁。一字善夫。濟南長清人。正大中。嘗偕麻革張澄隱內鄉山中。名聲與之相埒。元時屢徵不起。仲梁性善謔。才宏學博。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平生與李獻能冀禹錫最友善。其文今僅存泰山天門銘。見泰安縣志。

(二) 詩家

金源詩人專集之傳於世者甚少。迄今尙能窺其淵源者。實賴元好問之中州集。及清代御定之全金詩。余嘗取二書而博觀之。知其一代詩人。類皆從北宋歐蘇入手。以進窺乎三唐。其高者出入陶謝。以寫其自然之真趣。要與宋之西江四靈江湖各派。如涇渭之各別。其所以能如此者。蓋其所處皆

中原文獻之邦。趨向獨真。不爲浮靡之習所移。故其所作。沉鬱簡淡。奇崛巧縛。各能自成一家。以振其風氣。取而陳之。亦足見一代風騷之所尙也。

海陵庶人亮字元功。遼王宗幹第二子。喜讀書。有文才。爲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又書壁述懷云。蛟龍潛匿隱蒼波。且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人知其有大志。卽位後。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卽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繪爲軟壁。而圖己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云。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攻。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意氣亦復不淺。

世宗雍本名烏祿。太祖孫。睿孫子也。卽位後。易海陵之暴。而施之以仁政。人以小堯舜稱之。其在位。對於女貞舊俗。未嘗須臾忘也。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上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四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爲汝歌。歌曰。乃眷上都。興帝之第。屬茲來游。惻然予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於鄉於里。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戀慨想。祖宗舊宇。屬屬音形。宛然如睹。童孺慕。歷歷其處。壯歲縱行。恍然如故。舊年從游。依稀如昨。歌

中皆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殊有周公無逸。豳風七月之思。稱爲一代令主。非虛語也。

顯宗名允恭。世宗第二子。立爲皇太子。在儲位二十餘年。有賜右相石琚生日詩曰。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畫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尊賢下士之意。可想見也。其殂也。賜諡宣孝太子。章宗卽位。贈皇帝之號。廟號顯宗。

章宗名璟。顯宗嫡子。大定中立爲皇太孫。世宗崩。卽皇帝位。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賦雲龍川。秦和殿五月牡丹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公造物本無私。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揚花。眞帝王詩也。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今佚。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今佚。

密國公璘。仕履見前。晚年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藁。趙秉文爲之序。其佳句有聞閑閑再起爲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睿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巖篔簹谷。西窗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胥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

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遠意。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寄詞張孝純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爲道西山探薜薇。又詩云。定鼎未應周命改。登牀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久之。金人重其才藝。官以翰林學士。掌詞命。書金太祖功德碑。號爲國師。虛中雖仕金。心不忘宋。以蠟書密奏。不一事。秦檜忌之。私遣人告於金。遂致族誅。本傳謂其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直人。輒以礮鹵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能平。由是媒孽以成其罪。會有人告虛中謀反。鞫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圖書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籍尤多於我。豈亦反耶。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

張斛字德容。仕宋爲武陵守。入金官祕書省著作郎。有南游北歸等詩。賦小孤山云。天圍秋漲闊。山背夕陽孤。松門峽云。春木有秀色。野雲無雜姿。秋興樓云。碣石晚風催雁急。昭祁寒漲與雲平。五古平安道中云。高林催青冥。柯葉森如織。陽光已轉午。陰嶺仍半黑。崢嶸亂石間。行子有苦色。臨深地勢入。陟險天宇塞。四顧無所投。迹蠶去未息。悵然增百憂。冥冥羨歸翼。人多誦之。其文章字畫。皆有前輩風調。宇文虛中甚激賞之。



高士談字子文。一字季默。宋高瓊之後。宣和末。爲忻州戶曹。入金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虛中之禍。時人悲之。有蒙城集。今佚。其斷句如寒花貪晚日。瘦竹憇秋霜。禹廟云。可憐風雨腓。胝苦。後世山河屬外人。並佳。

蔡松年仕履見前。其詩五古七古爲金文雅所採者。皆佳。因文長不錄。茲錄其淮南道中五首之一。以見一斑。詩云。吾年過五十。所過知前非。顏鬢日蒼蒼。老境行相追。枯棹聽俯仰。隨人欲何爲。歸計勿悠悠。出處吾自知。頗有陶韋遺韻。

蔡珪仕履見前。七歲賦詩。見稱於時輩。故其所作亦不亞於父。

馬定國仕履見前。初學詩。未有人處。夢其父與方寸白筆。從此文章大進。宣政末。題詩酒家壁云。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到頭奸黨是何人。用是得罪。亦用是得名。後游歷下亭。以詩撼劉豫云。男子當爲四海游。又攜書劍客東州。烟橫北渚芰荷晚。木落南山鴻雁秋。富國桑麻連魯甸。用兵形勢接營邱。傷哉不見桓公語。千古遼城空水流。遂因之而入仕途。

魏道明字元道。易州人。仕至安國軍節度使。暮年居雷溪。自號雷溪子。著有鼎新詩話。今佚。

吳演字子長。東平人。年三十。以貧暫仕。卽歸。隱於魚山狼溪之側。其山居云。西首魚山崦。北連黃石祠。崇岡在東南。我家山北陲。地僻少人事。終朝掩柴扉。尊酒不常得。書卷聊自怡。春風數日來。處處生蕨薇。寸心復何累。一飽良可期。當年終南人。捷徑以貽譏。知我無心者。豈顧悠悠辭。沖淡似柴桑翁。

劉著字鵬南。舒州舒城人。宣政末登進士第。入金年六十餘。始入翰林。充修撰。出守武遂。終於忻州刺史。皖城有玉照鄉。旣老。號玉照老人。示不忘本也。其至日詩云。亂離南國忽經年。一線愁添未死前。心折靈臺候雲物。眼看東海變桑田。燕巢幕上終非計。雉落樊中政可憐。安得絕雲行九萬。卻騎鯨背上青天。飽經憂患者。讀之當亦引爲同調。

朱自牧字好謙。棗州厭次人。皇統中南選。宋端卿榜登科。大定初。以同知管寧軍事卒官。其郊行詩云。緩轡尋春水一涯。最憐朝雨灑輕沙。小溪烟重偏宜柳。平野雲垂不礙花。青眼步兵元好酒。黑頭江令未還家。興長不覺歸來晚。過盡城隅陣陣鴉。有悠然自得氣象。

劉汲字伯深。天德三年進士。釋褐慶州軍事判官。入翰林爲供奉。自號西巖老人。其集卽以西巖

爲名。李純甫爲作序云。劉西巖詩質而不野。清而不寒。簡而有理。澹而有味。蓋學樂天而酷似之。顧其爲人傲世而自重。頗喜浮屠。邃於性理之說。凡一篇一詠。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樂。其不如意詩云。朝亦不如意。暮亦不如意。今日只如此。來日復何異。一權強欲謀。百憂已先至。乃知塵網苦。動輒心萬計。高軒與華冕。儻來亦如寄。規規必欲求。愈勞終不遂。善哉榮啓期。自寬以遣累。讀此一什。可知其詩之大凡也。

任詢字君謨。易州軍市人。爲人慷慨多大節。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登正隆二年進士第。官至北京鹽使。六十四致仕。優游鄉里。家所藏法書名畫數百軸。日夕展玩。不知老之將至。年七十卒。平生詩數千首。歿後皆散失。其山居云。種竹六七箇。結茅三四間。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黃葉水清淺。白雲風往還。時人喜稱道之。又有西湖云。西湖環武林。澄澄大圓鏡。仰看湖上寺。卽是鏡中影。湖光與天色。一碧千萬頃。堤徑截烟來。樓臺自昏暝。可謂詩中有畫矣。

馮子翼字士美。大定人。正隆二年進士。官至臨海軍節度使事。致仕後居真定。有詩樂府傳於世。今皆佚。元好問稱其詩有筆力。

邊元鼎字德舉。豐州人。十歲能詩。中天德三年進士第。終邢州幕官。仕宦不達。爲人疏俊。所作詩文有高意。時輩少及。如云。雲鐘號曉月。風絮亂春燈。五更好夢經年事。三月殘花一夜風。皆佳句也。

王寂仕履見前。詩有專長。其經梁利器墓下云。毀譽譏謔息蓋棺。百年春夢大槐安。功名例挽九牛尾。富貴真成一鼠肝。故國鶯花人事改。空山風雨夜臺寒。平生老我心如鐵。醉眼西州淚不乾。又沁水山寺云。兩峽山高月半輪。五更人起馬嘶頻。無端又上長安道。輸與僧窗飽睡人。皆佳。其父礎。字鎮之。金初進士。官至歸德府判官。亦善詩。

劉迎字無黨。東萊人。初以蔭試部掾。大定十三年。用薦書對策爲當時第一。明年成進士第。除幽王府記室。改太子司經。顯宗特親重之。迎自稱無諍居士。有詩文樂府。號山林長語。章宗時。詔國學刊行。今佚。金代中葉詩人。首推無黨。中州集採其詩至七十六首之多。皆可誦也。

黨懷英仕履見前。趙秉文謂其詩似陶謝。奄有魏晉。今錄其穆陵道中其一云。沂山一何高。羣峯鬱屏顏。我行問遺老。云此小太山。望秩有常祀。其神號東安。草荒穆妃墳。雨剝漢武臺。神仙果何在。可想不可攀。千年等一息。俯仰悲人寰。東望蓬萊宮。咫尺滄波間。其二云。重山復峻嶺。溪路宛盤盤。流水

滑無聲。暗瀉溪石間。岸草淒以碧。鮮葩耀紅丹。高雲映朝日。流景清林端。我行屬朱夏。欲愒不得閒。山中有佳人。風生松桂寒。

趙秉文仕履見前。元好問謂其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大詩。則沈鬱頓挫。學阮嗣宗。真淳簡澹。學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其游華山寄元裕之七古一首。縱橫奇恣。爲集中最高之作。篇長不備錄。

王庭筠仕履見前。其詩圓活脫灑。筆端有舌。今錄其題張禮部溪山真樂圖云。悠悠春天雲。想見平時閒。朝游溪橋畔。暮宿山堂間。澹然不知愁。亦復忘所權。出山初無心。旣出還思山。人間待霖雨。欲歸良獨難。山堂悵何許。蕭蕭松桂寒。

趙渢字文孺。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性沖澹。學道有得。黃山其自號也。趙秉文云。渢之正書。體兼顏黃。行草備諸家體。超放又似楊凝式。當處黃魯直蘇才翁伯仲間。黨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而以渢配之。號曰黨趙。著有黃山集。今佚。應制詩典雅清麗。最爲壇場。史舜元言。章宗中秋賞月瑞光樓。召渢對御賦詩。以清字爲韻。章宗讀。至落句。大加賞異。手酌金鍾以賜。且字

之曰。文孺。以此鍾賜汝作酒直。士林榮之。詩云。秋氣平分月正明。蒙珠宮闕對蓬瀛。已驅急雨消殘暑。不遣微雲點太清。簾外清風飄桂子。夜深涼露滴金莖。聖朝不奏霓裳曲。四海歌謳卽樂聲。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有聲場屋。其律賦輕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放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天資警悟。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有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長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瀟瀟雨。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

王礪字逸賓。先世家臨洛。至礪遂爲汴梁人。博學能文。不就科舉。孝友天至。非其食不食。家無甌石之儲。晏如也。明昌中。宰相馬惠迪判開封。舉礪德行才能。詔授鹿邑主簿。卽乞致仕。人以高士目之。趙秉文嘗集黨懷英趙淵路鐸劉昂尹無忌周昂與礪七人詩。刻木以傳。目爲明昌辭人雅製。其詩有暮春郭南七古。後人許之。謂語不迫切。婉轉纏綿。有無限風神者也。詩云。大梁城外孤臺傍。烟荒水碧春林芳。憑高極目見歸雁。風物令人思故鄉。紫金山下斜陽暮。萬里川光照雲樹。山間細雨花落時。何

人來往東風路。

師拓字無忌。平涼人。舉進士不中。明昌中有司薦其才。以嗜酒不果。作詩有氣象。而工於鍊句。如賦雁云。天低仍在眼。山沒更傷心。浮上云。夕陽明菡萏。秋色靜蒹葭。白曳衝烟鷺。紅翻漾水霞。燕市酒樓云。氣清天曠蕩。露白野蒼涼。又荷蒼秋近葉。蓮膩雨餘花。大爲時人所稱。其冬夜二首最佳。因文長不錄。

史蕭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天資挺特。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尤善用事。古賦亦奇峭。工於字畫。業科舉。爲名進士。優於政事。官至同知汾州事。著有澹軒遺稿。今佚。錄道傍一首。以見崖略。秋霜一何嚴。凋此道旁柳。殘枝幾葉在。其勢不能久。憶昨三春時。濯洗烟雨後。弄姿舞婆娑。勸我一杯酒。別後遽能幾。忽忽成老醜。人生非金石。長短百年壽。功名與富貴。於身亦何有。古人隨物化。今已柳生肘。我獨何爲哉。窮年事奔走。長堤隱落月。駐馬一迴首。春風柳梢黃。定得西歸否。

龐鑄字才卿。又自號默翁。大興人。家世貴顯。明昌五年進士。官至京兆路轉運使。風流文采。爲時輩所推。工詩。造語奇健不凡。世多傳之。其題山谷透絹帖七百一首極高妙。文長不錄。

李通字平甫。繼城人。明昌二年進士。高才博學。無所不通。泰和中。爲大興幕官。忤紇石烈執中。執中卽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達。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自號寄庵先生。平生詩文甚多。如感事云。半錢利路人乃虎。一釣名餌吾其魚。魯山道中云。老夫自喜秋野僻。路人頗笑衣裳寬。皆佳句也。

高憲字仲常。遼東人。王庭筠之甥。幼學於外家。故詩筆字畫。俱有舅氏之風。天資穎悟。博學強記。在太學中。諸人莫敢與抗。泰和三年。乙科登第。自言於世味澹無所好。惟生死文字間而已。使世有東坡。相去萬里。亦當往拜之。年未三十。作詩已有數千首。茲錄其焚香六言四首。茉莉花心曉露。薔薇窈底溫風。洗念六根塵外。忘情一炷香中。滿地落花春曉。一簾微雨輕陰。正要金蕉引睡。不妨玉隴知音。紙帳收烟密下。松灰卷火常虛。午寂春閒小睡。人間自有華胥。泮水濃薰甲煎。宮梅細點波津。奕奕非烟非霧。依依如幻如真。

李經字天英。錦州人。作詩極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李純甫稱爲今世太白。由是名大震。再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



不知所終。嘗有詩云。雁奴失寒更。拍拍叫秋水。天長夢已盡。秋思紛難理。又四言雜詩云。巖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烟墨突。樵徑雲深。最爲得意也。

趙元字宜之。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調鞏西簿。未幾失明。自少日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泰和以後。詩名益重。李純甫爲賦愚軒。有落筆突兀無黃初之句。愚軒元之自號也。南渡後。往來洛西山中。趙秉文諸人皆愛之。所至必虛左以待。爲人有材幹。處事詳雅。既病廢。無所營爲。萬慮一歸於詩。故詩益工。其村居夏日云。官府不著名。散迹村落深。白雲自朝暮。青山無古今。愛此夏日永。門巷多繁陰。呼兒具繩牀。不履亦不簪。殷勤好風來。爲我消煩襟。一飽萬事了。何用腰黃金。羈勒困名馬。網羅多珍禽。何如山鹿癡。呦呦戀長林。此詩沖澹深邃。金人能爲之者不多也。

馮璧仕履見前。詩筆清峻。似其爲人。素爲趙秉文所激賞。中州集載宋景文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璧詩餞行。喜見顏間。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爲一舉觴。其見重當時如此。

王若虛仕履見前。詩亦稱金代作家。其感秋一首。爲人傳誦。今錄之。詩云。西風撼庭柯。疏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岑寂。青春悅如昨。轉瞬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

足恤。怛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清晨理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鐻雖可施。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蛇耳。毀棄無足惜。况於毛髮間。而乃強脩飾。青青如陸展。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摘。

秦略字簡夫。陵川人。少舉進士不中。卽以詩爲業。詩尙雕刻。而不欲見斧鑿痕。故頗有自得之趣。悼亡一詩。高出時輩。殆荆公所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者耶。詩云。自古生離足感傷。爭教死別便相忘。荒陂何處墳三尺。老眼他鄉淚數行。多事春風吹夢散。無情寒月照更長。回家恰是新寒節。忍見堂空紙挂牆。略自號西溪老人。有集行世。今佚。

元德明太原秀容人。好問之父也。自幼讀書。世俗鄙事。終其身不挂口。親歿。遺產無幾。德明布衣蔬食。處之自若。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未嘗不一日飲酒賦詩。所爲詩不事雕飾。清美圓熟。無山林枯槁之氣。年四十八終。今錄其同侯子晉賦雁詩云。沈沈江浦雲。浩浩朔漠雪。微生幾寒暑。翅老飛欲折。樓中見新過。夕照送明滅。欹枕數聲來。疏窗耿殘月。悲鳴或天性。南北隨所愜。誰念孤旅人。年年爲愁絕。

麻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及大字數尺者。有神童稱。章宗召見。大奇之。弱冠

入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寓居鄜蔡間。入遂平西山。始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興定末。府試第一。正大三年。以侯摯趙秉文薦。試館職。賜二甲第一人及第。授太祝。官至應奉翰林文字。九疇資性野逸。高蹇自便。不與世合。其詩精深峭刻。似其爲人。有讀書北陽山中詩云。讀書空山裏。落月低巖幽。山鬼語夜半。怪我非巢由。可以知其大概矣。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南山翁攜之曾孫。大安元年進士。拜監察御史。被黜。起爲葉縣令。入授應奉翰林文字。旋卒。從益博學強記。於經學有所得。爲文章長於詩。五言古詩又其所長。有蓬門先生集。今佚。

宋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爲人剛直豪邁。少游太學。有能賦聲。長從李純甫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淵李經相伯仲。中至寧元年進士第。歷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四縣令。咸以能稱。入爲翰林應奉。正大中。以疾去官。歿於癸巳之難。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應州渾源人。崇慶二年黃裳榜進士甲科。釋褐涇州錄事。終於翰林修撰。淵少孤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如成人。未弱冠。卽游於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

抗。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生平慕田疇。陳登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茲錄其九日登少室絕頂同裕之分韻得蘿字五古云。閒居愛重九。佳人重相顧。登高酬節物。少室鬱嵯峨。迤邐謝塵土。夷猶出烟蘿。歛如據鰲頭。萬壑赴蜂窩。浩浩跨積風。瀾瀾渺長河。日車仄紅輪。天宇凝蒼波。指點數齊州。始覺氛埃多。我無倚天劍。有淚空滂沱。驚鱗盼奧渚。倦翼占危柯。悔不舉家來。結茅老巖阿。歸途睠老阮。廣武意如何。

張建字吉甫。蒲城人。明昌初。舉才行。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乞身。章宗愛其淳素。不欲令去左右。眷眷久之。超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事。仍賜詩。有從今畫錦蓮峯下。三樂休誇榮啓期之句。士林榮之。建自號蘭泉老人。金時有集行世。今佚。其論詩云。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俱足。不歉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始爲盡善。建詩雖不能盡如所言。然亦未爲無所得也。

呂中孚字信臣。冀州南宮人。孝友純至。爲鄉人所稱。累舉不第。以詩文自娛。著有清澹集。今佚。其賦紅葉云。張園多古木。蕭寺半斜陽。元德明亟稱之。其寫懷詩云。秦川西去遠。不意過漳川。歸夢三千

里。羈愁二十年。謀生空白髮。行路若青天。餘事休相問。相留只醉眠。可謂一片神行。化盡刻劃之迹。

劉勳字少宣。父祖以上爲雲中人。至勳客居濟南。樂其風士。遂占籍焉。少日住太學。有文名。南渡後。專於詩學。往往爲人傳誦。其先世本衣冠族。風流蘊藉。都無科舉氣。見於文字者亦然。其詩大概尖新。長於屬對。其佳句有萬里風沙憐病客。幾年刁斗厭寒更。人憐直道違時好。自喜閒身與物疎。擊筑漫留燕客淚。佩蘭誰識楚臣心。元夜陰晦云。芙蓉城暖東風夜。楊柳樓深笑語春。濟南云。午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又云。船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百和香薰風過處。萬盤珠落雨來時。可謂對仗工整。吐屬風雅者也。

李俊民仕履見前。其詩多幽深激烈之音。繫念宗邦。寄懷深遠。不徒以清新奇崛爲工。今錄其姚子昂畫馬云。雄姿卓立開天骨。騰踏萬里如神速。可憐不遇九方臯。空使時人指爲鹿。自從大奴守天育。無由更騁追風足。中原一戰收乾坤。白髮將軍腓生肉。

王鬱字飛伯。大興人。儀狀魁奇。目光如鶻。少居釣臺。閉門讀書。不接人事。久之。爲文法御宗元。閱肆奇古。動輒數千言。歌詩俊逸。效李白。嘗作王子小傳以自叙。天興元年。汴京被圍。挺身突出。爲兵士

所得。其將遇之甚厚。鬱徑行無機防。爲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曰。王鬱死矣。年三十餘。其所作傷別曲。爲人傳誦。今錄之。蘭皋飛暗塵。征車紆去轍。長安雖咫尺。回首繁華歇。故人亭下酒。蛾眉眼中血。平生慷慨腸。忽作柔絲結。傳聞紫塞傍。秋烽下危堞。班超未投筆。來瑱空嚼鐵。誰能金閨中。坐眷娟娟月。與鬱同時以詩鳴者。雷瑄侯册王元粹云。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入作司使。博學能文。時輩少有及者。并州人李汾與瑄同入史館。以高蹇得罪。瑄作詩以送。頗譏翰林諸人不能少忍。至與一書生相角逐。使之狼狽而去。有郎君未足留商隱。官長從教罵廣文。又云。明日春風一杯酒。與君同酌信陵墳。人甚稱之。生平所作。以樂府體古意四首爲最得意。

王元粹字子正。初名元亮。後止名粹。平州人。年十八九。作詩便有高趣。性習專固。世事不以撓其懷。故時輩無能及之。用門資敍爲南陽酒官。遭亂。流寓襄陽。襄陽破。隻身北歸。遂爲黃冠以終。其西山避亂詩三首之一云。野宿不得曉。飛霜沾敝袍。空山凝寒色。天邊星月高。憶昨離鄂城。數家同遁逃。穿林恐相失。前後聞呼號。避亂但欲速。焉知登頓勞。俯臨萬仞壑。性命輕鴻毛。此詩氣骨蒼健。有少凌風

格。

元好問仕履見前。其詩文樂府。實爲金源一代之冠。天生斯人。俾以集北方人文之大成者也。郝經遺山先生墓誌銘曰。先生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沈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璧。糝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魂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沈德潛說詩晬語曰。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趙翼甌北詩話曰。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尙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語。構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七言律則更沈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如車駕遁入歸德詩云。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龍豈是池中物。蟻蝨空悲地上臣。出京詩云。只知灞上眞兒戲。誰謂神州竟陸沉。送徐威卿詩云。蕩蕩青天非向日。蕭蕭春色是他鄉。鎮州詩云。只知終老歸黃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還冠氏詩云。千里關河高





詩。解詩莫如我。故朋輩中有公鑒而無姑息者。必以敬之爲稱首。蓋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不出於父兄。而卓然成就如此。然則若吾敬之者。真特立之士哉。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少游秦中。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於詩。專學唐人。其妙處不減李白崔顥。爲人尙氣。跌宕不羈。頗褻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第。能詩聲。一日動京師。用薦爲史館書寫。以病目免歸。復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境。恆山公武仙署爲掌書記。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年未四十。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輔樓臺失歸雁。上林花木怨啼鶻。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陽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說。衆酋斃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峯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入草深。鶴鶴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小。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理學。興定五年登進士第。爲威陽簿。累仕

至鎮南軍節度副使。年四十。死蔡州之難。所爲詩號天倪集。今佚。其秋風怨一首。置諸昌谷集中。幾無以辨。

麻革仕履見前。其詩亦卓卓可傳。今錄其置酒半山亭一詩云。抱懷久不寫。兀坐如繫囚。永懷西山勝。浩蕩成茲游。巖壑互窈窕。叢蘿鬱深幽。飛烟入虛無。長風跨崑邱。楚甸散林莽。商顏亦綢繆。雷雨天地空。景物入夜浮。况當節律變。萬物颯以秋。雲來白石慘。天澹清江流。西望渺關河。沈沈生暮烟。蘭茗暗幽谷。芰荷老芳洲。一笑舉酒觴。浩歌聊自酬。幽賞欣未極。慨歎心悠悠。世事蒼茫外。寒沙明白鷗。段克己字復之。號遯庵。別號菊莊。稷山人。弟成己字誠之。號菊軒。皆舉進士。入元不仕。結河汾詩社。徜徉山水以終。昆弟擅名文章。尙書趙秉文目之曰二妙。故其合編詩集。卽以爲名。

(三) 詞家

金人之詞。留傳絕尠。在今日可得見者。自元好問中州樂府外。則四印齋之明秀天籟二集。疆村叢書所列之金詞五家。餘則一鱗一爪。僅見於徐鉉詞苑叢談陶樑詞綜補遺而已。夫金主中夏。亦越百年。而倚聲一道。祇此寥寥數家。不得不謂之難能而可貴。然諸家之精心結撰。要自有不可磨滅者。

在。故能閱千載而常新。余嘗取而繙繹之。知其聲宏氣壯。振其北風雄直之音。發抒其意內言外之辭。以與南宋諸詞人對抗。洵無愧色。至諸詞家之得力所在。類皆取徑於東坡樂府。以上窺乎花間者也。昔人云。宋自南渡後。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職是言之。知金人之瓣香玉局。固不僅詩文爲然。卽大江東去一派。亦奉之爲金科玉律矣。

海陵庶人詩固雄鷲。詞亦如之。其鵲橋仙中秋待月不至云。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惟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態。喜遷鶯。賜御前都統騎衛大將軍韓邪云。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鷗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礫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把江名攜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臥龍韜蘊。果見成功旦暮。問江左。想雲霓切望。玄黃迎路。其桀桀之態。溢於言表。他蓋可知也。

世宗詩見前。亦能詞。法苑春秋載其賜元悟玉禪師減字木蘭花云。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月無爲。十二時中更不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罣礙。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塵。此以禪語爲

詞。是別開生面者也。

章宗嘗有蝶戀花詠聚頭扇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鬪。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珠簾閒永晝。一握清風。暫喜懷中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生查子擘橙爲軟金杯云。風流紫衣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迴腸。冷怯玻璃盃。纖纖白玉蔥。分付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倚聲之工。可見一斑。

完顏從郁字文卿。本名瑀。字子玉。衛紹王改賜焉。以父任充符寶。章宗試一日百篇賜第。元好問曰。朝廷經略西蜀。宗室綱遣太尉中孚之子公輔說吳曦稱藩。文卿私謂梁經父言。誘人以叛。豈有天下者所宜爲。其後蜀事竟不成。識者稱焉。仕至安肅刺史。其詞有西江月題邯鄲王化呂仙翁祠堂云。壁斷何人舊字。鑪寒隔歲殘香。洞天人去海茫茫。玩世仙翁已往。西日長安道遠。春風趙國臺荒。行人誰不悟黃梁。依舊紅塵陌上。

吳激字彥高。自號東山。建州人。宋宰臣拭之子。而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婦翁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金以知名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到

官三日而卒。著有青山集十卷。並樂府。今俱佚。古今詞話載激在會寧府。遇一老姬善琵琶者。自言故宋黎園舊籍。激對之淒然。爲賦春從天上來詞云。海角飄零。歎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回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歷歷山溜泠泠。黎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破中原。塵飛滄海。風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對一窗涼月。燈火青熒。又詞品載洪邁云。先公在燕山日。偶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進止溫雅。意態摧抑可憐。問其姓名。乃宣和殿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彥高作人月圓詞紀之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人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溼。同是天涯。舉座淒然。有揮涕者。

蔡松年仕履見前。元好問謂百年以來。樂府推伯堅與吳彥高。號吳蔡體。其詞名明秀集。其念奴嬌追和赤壁詞用韻者。元好問取以壓卷。並謂此歌以離騷痛飲爲首句。公樂府中最得意者。讀之。則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詞云。離騷痛飲。笑人生佳處。能消何物。夷甫當年成底事。空想巖巖玉壁。五畝蒼烟。一邱寒碧。歲晚憂風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傑。我夢卜築蕭閑。覺來巖桂。十里幽香發。魂磊

胸中冰與炭。一酌春風都滅。勝日神交。悠悠得意。離恨無毫髮。古今同致。永和徒記年月。子珪傳其家學。亦優於詞。

鄧千江臨洮人。詞品謂金人樂府稱千江。所作望海潮爲第一。其詞全步驟沈公述上王君貺一首。而繁縟雄壯。何啻十倍過之。不止出藍已也。詞云。雲雷天塹。金湯地險。名藩自古臯蘭。營屯繡錯。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關。鏖戰血猶殷。見陣雲冷落。時有雕盤。靜寒樓頭曉月。依舊玉弓彎。看看定遠西還。有元戎闡令。上將齋壇。區脫書空。兜鈴夕解。甘泉又報平安。吹笛虎牙間。且宴陪珠履。歌按雲鬢。招取英靈毅魄。長繞賀蘭山。

張中孚字信甫。世爲安定望族。初以父任知寧環鎮戎三州。官至南京留守。其驀山溪一詞。極爲悲慨淋漓。詞云。山河百二。自古關中好。壯歲喜功名。擁鞍雕裘繡帽。時移事改。萍梗落江湖。聽楚語。厭蠻歌。往事知多少。蒼顏白髮。故里欣重到。老馬省曾行。也頻嘶冷烟殘照。終南山色。不改舊時青。長安道。一回來。須信一回老。

趙可字獻之。高平人。貞元二年進士。仕至翰林院直學士。風流有文采。詩樂府皆傳於世。號玉峯。

散人集。今佚。其蔦山溪賦崇福（在太原晉溪）荷花云。雲房西下。天共蒼波遠。走馬記狂游。正芙蓉平鋪錦面。浮空欄檻。招我倒芳尊。看花醉。把花歸。扶路清香滿。水楓舊曲。應遂歌塵散。時節又新涼。料開遍橫塘清淺。冰姿好在。莫道總無情。殘月下。曉風前。有恨何人見。

王寂仕履見前。詩文固卓然可稱。其詞亦具花間之丰神。今錄其點絳脣閨思云。疏雨池塘。一番雨過花成陣。海榴紅褪。燕語低相問。冰簟紗幮。玉骨涼生潤。沉烟噴日長人困。枕破斜紅暈。

馮子翼仕履見前。著有樂府附集以行。今佚。茲錄其江城子一首。臙脂波上月如鉤。問青樓。覓溫柔。庭院深沉。窗戶掩清秋。月下香雲嬌墮砌。花氣重。酒光浮。清歌皓齒豔明眸。錦纏頭。若爲儔。門外三更。燈影立驂騑。結習未忘吾老矣。煩惱夢。赴東流。讀來頗覺無限感愴。

劉迎仕履見前。詩文樂府皆擅長。茲錄其烏夜啼一首。菱鑑玉篔秋月。蕙爐銀葉朝雲。宿醒人困。屏山夢。烟樹小江村。翠甲未消蘭恨。粉香不礙梅魂。離愁分付殘春雨。花外注黃昏。昔人評此詞謂纖穠多姿。無一字不豔。無一字不愁。

黨懷英仕履見前。其少日師事劉巖老。與濟南辛幼安爲同學。幼安回南。詞名大振。懷英在北。詩

文詞並臻佳妙。故言大定以還之文學。必以懷英爲首屈一指。其詞有感皇恩七夕云。一葉下梧桐。新涼風露。喜鵲橋成渺雲步。舊家機杼。巧織紫綃如霧。新愁還織就。無重數。天上何年。人間朝暮。回首新津又空渡。盈盈別淚。散作半空疏雨。離魂都付與。秋將去。

王庭筠仕履見前。其詞秀逸。高出儕輩。今錄兩闋。一鳳棲梧云。衰柳疎疎苔滿地。十二欄干。故國三千里。南去北來人老矣。短亭依舊殘陽裏。紫蟹黃柑真解事。似倩西風。勸我歸歟未。王粲登樓寥落際。雁飛不斷天連水。二訴衷情云。夜涼清露滴梧桐。庭樹又西風。薰籠舊香猶在。曉帳煖芙蓉。雲淡薄。月朦朧。小簾櫳。江湖殘夢。半在南樓。畫角聲中。

趙秉文仕履見前。其爲人宏獎風流。備載於元遺山中州集。劉京兆歸潛志。可謂不遺餘力矣。所作詞高古簡淡。以青杏兒一調爲最。詞云。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游。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

折元禮字安上。世爲麟撫經略使。父定遠。僑居於忻。遂占籍焉。明昌五年兩科擢第。學問該博。爲



文有法度。仕至延安侍中。死於葭州之難。中州樂府列其望海潮一闋。題爲從軍舟中作。詞云。地雄河岳。疆分韓晉。潼關高壓秦頭。山倚斷霞。江吞絕壁。野烟縈帶滄洲。虎旆擁貔貅。看陣雲截岸。霜氣橫秋。千雉巖城。五更殘角。月如鉤。西風曉入貂裘。恨懦冠誤我。卻羨兜鍪。六郡少年。三明老將。賀蘭烽火

新收。天外岳連樓。想斷雲橫曉。誰識歸舟。剩着黃金換酒。羯鼓醉涼州。讀此可知邊城月夜清肅光景。王特起仕履見前。詞工長調。極細膩熨貼。與南宋史邦卿如驂之靳。其喜遷鶯別內云。東樓歡宴。記遺簪綺席。題詩紈扇。月枕雙欹。雲窗同夢。相伴小花深院。舊懽頓成陳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聽陽關三疊。一尊相餞。留戀情繾綣。紅淚洗妝。雨識梨花面。雁底關河。馬頭星月。西去一程程遠。但願此心如舊。天也不違人願。再相見。把生涯分付。藥爐經卷。評者謂此詞纏綿悽惻。令人不能爲懷。

李俊民仕履見前。金亡後。隱遁不出。其詞與詩文並傳。今錄兩闋於下。一謁金門寄梅云。開未徹。先把一枝偷折。看取黃昏今後別。暗香浮動月。誰爲尋芳時節。誤了前村踏雪。爲問花間能賦客。如何心似鐵。二感皇恩出京門有感云。忍淚出門來。楊花如雪。惆悵天涯又離別。碧雲西畔。舉目亂山重疊。據鞍歸去也。情淒切。一日三秋。寸腸千結。敢向青天問明月。算應無恨。安用暫圓還缺。願人長似

月圓時節。

元好問仕履見前。張炎評其詞。謂深於用事。精於鍊句。其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其邁陂塘詠雁邱叙云。太和五年乙丑歲。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獲一雁。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余因買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識。號曰雁邱。並作雁邱詞。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別離苦。就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烟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爲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訪雁邱處。可謂一往情深。含有無限悲感者也。

段克己及弟成己仕履俱見前。克己水調歌頭一闋。題爲癸卯八月十七日。逆旅平陽夜聞笛聲有感而作。詞云。亂雲低薄暮。微雨洗清秋。涼蟾乍飛破鏡。倒影入南樓。水面金波灩灩。簾外玉繩低轉。河漢截天流。桂子墜無迹。爽氣集征裘。廣寒宮。在何處。可神游。一聲羌管誰弄。吹徹古梁州。月自與人無意。人被月明催老。今古共悠悠。壯志久寥落。不寐數更籌。成己滿江紅詞云。點檢花枝。風雨外雪。

堆瓊矗。春去也。朱絲絃斷。鸞膠難續。眼底光陰原可惜。舊游回首尋無迹。對青山一晌倚枯藤。灘聲急。人已老。身猶客。家在邇。歸猶隔。縱語音如舊。形容非昔。芳草絲絲隨意綠。平波渺渺傷心碧。到愁來。惟覺酒杯寬。人間窄。蓋寓身世之感者也。

白樸字仁甫。又字太素。號蘭谷。澳州人。父賁。仕金爲樞密判官。以事遠適。將樸鞠養於元。好問。元白爲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樸爲賁之仲子。於好問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之難。明年春。京城變。好問遂挈以北渡。讀書穎悟異常兒。日親炙於好問父子。卜築於滹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樸有能聲。號後進之翹楚。好問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常贈之詩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聞。學問博覽。然自幼經喪亂。蒼皇失母。便有山川滿目之歎。逮亡國。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元中統初。丞相史天澤將薦之於朝。再三遜謝。後僑寓金陵以終。平生留意於長短句。清雋婉逸。意愜韻諧。可與張炎相匹。惟以製曲掩其詞名。今天籟集尙行於世。

按清定四庫全書提要。列天籟集於金人著作中。以其入元不仕。有晉陶淵明遺風。列入金人。從其志也。

(四) 曲家

曲盛於元。實創於金。金以院本著名。院本者明寧獻王以爲行院之本也。顧不知行院一語作何解。後讀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引元刊張替殺妻雜劇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是小末小末行院。則行院者大抵金元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卽謂之院本云爾。其名見於陶九成輟耕錄者。有六百九十種之多。惜在今日。無一存留。莫能窺其本末。然就詞曲調內之諸牌名證之。如似娘兒歸塞北門鶻鶻。憨郭兒等。今並列北曲譜中。其爲金人所創無疑。且金時董解元之西廂。奉爲北曲之祖。至今無異議。而號爲元曲四大家。半皆金末遺民。欲不謂之創始。其可得乎。

董解元名字爵里無攷。據輟耕錄定爲金章宗時人。其稱解元。非科舉中之解元。實爲金元士子之普通稱謂。(詳拙著元劇研究)例如小說中富人之稱員外。妻之稱安人。概爲一時之方言。其記張君瑞與崔鶯鶯事。譜入弦管。當時謂之搗彈詞。後人遂稱之曰弦索西廂。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之矣。清施國祁禮耕堂雜說云。董西廂分上下二卷。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

方言。不採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時論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駿逸。此又涵虛子（寧獻王之別號）評目所未及。董西廂文。由以上二說證之。其價值可知矣。至搗彈詞之體。尙未說明。今爲之詳述焉。夫搗彈詞之體格。與評話彈詞相類。由一人彈唱。一切動作。概自其口中說出。通體是旁人敘述。口氣不似元劇之扮演登場。代人言語。作爲種種之角色者也。且其套數極短。往往一二曲後。卽用尾聲。尾聲之後。別聯他曲。其長者亦不過五六支而止。又每曲之上下疊。皆用全調整齊書一。蓋從頭至尾。成一篇之大文章也。茲錄其長亭送別一段。俾知其采當時方言。而作爲絕妙之文字也。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爭知。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我郎休怪強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裏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裏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門兒專望你。驢鞭半裊。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駝也。駝不動。帝里酒釀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戲。記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自必把音書頻寄。一個止不定長吁。一個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情懷。

白樸事實見前。涵虛子評其詞如鵬搏九霄。又謂風骨磊塊。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元鍾嗣成錄鬼簿載其所作雜劇有十七種。今存者爲梧桐雨。牆頭馬上兩種。茲錄其小令四支。題爲知幾。（陽春曲）知榮知辱牢緘口。誰是誰非暗點頭。詩書叢裏且淹留。閑袖手。貧煞也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且盡樽前有限杯。回頭滄海又塵飛。日月疾。白髮故人稀。不因酒困因人困。常被吟魂惱醉魂。四時風月一閒身。無用人。詩酒樂天真。張良辭漢全身計。范蠡歸湖遠害機。樂山樂色總相宜。君細推。今古幾人知。

關漢卿名失攷。號己齋叟。大都人。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以曲自娛。所撰雜劇錄鬼簿列有六十三種之多。今存者爲西蜀夢。拜月亭。謝天香。金線池。望江亭。救風塵。單刀會。玉鏡臺。詐妮子。蝴蝶夢。竇娥怨。魯齋郎。續西廂。共十三種。玄虛子評其詞如瓊筵醉月。又謂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故。卓以前列。茲錄其散套閨怨（北仙呂翠裙腰）曉來雨過。山橫秀野。水漲汀洲。闌干倚徧空回首。下危樓。一天風物暮傷秋。（六么遍）乍涼時候西風透。碧梧脫葉。餘暑纔收。香生鳳口。簾垂玉鉤。小院深閉晴晝。清幽。聽聲聲鵲噪柳梢頭。（寄生草）爲甚憂。爲甚愁。爲蕭郎一

去經今久。玉臺寶檻生塵垢。綠窗冷落閑針繡。豈知人玉腕。釧兒鬆。豈知人兩葉眉兒皺。（上京馬）  
他何處共誰人攜手。小閣銀瓶。殢歌酒。況忘了咒。不記得低低轉。（後庭花煞）掩袖暗含羞。開尊越  
釀愁。悶把苔牆畫。慵將錦字收。最風流。真真恩愛。等閑分付等閑休。關之夫人亦嫺吟詠。關悅其媵婢。  
欲納之。作小令以貽夫人云。鬢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模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  
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夫人答以詩云。聞君偷看美人圖。不似關王大丈夫。金屋若  
將阿嬌貯。爲君唱倒醋葫蘆。關見之。付之一嘆。關好談鬼怪。著有鬼董行世。

按白樸關漢卿二人。自來談曲者皆置諸元四家中。茲以其爲金之遺民。援元好問例。入於此編。

### 三元

元氏本造家於朔漠。以殺戮爲耕作。逐水草而居處。初無文學之可言。迨至太祖成吉思汗聚會幹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教條。既近取乃蠻。復遠攻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滅金源。於是金之文士悉爲元有矣。世祖承之。而訖宋籙。於是宋之文士悉爲元有矣。當其未入塞時。沿用元昊所造之畏吾字。謂之衛兀。中統時。八思巴作蒙古字千餘。其母四十有一。今所傳之元祕史。及金石書中所載琳宮梵宇中之聖旨碑。原本皆此等文字。譯爲漢文。俚俗堪嗤。然草昧之際。則然。泊乎大業告成。並不以此取士。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襃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帶出矣。趙郡蘇天爵曰。國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餘習。率皆羅豪衰茶。涿郡盧摯始以清新飄逸爲之倡。延祐以來。則有蜀郡虞公浚儀馬公。以雅正之音鳴於時。士皆轉相慕效。而文章之習。今獨爲盛焉。虞文靖公序傳與礪詩曰。國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尙



眉山之體。至涿州盧公處道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衰陋之氣。亦已銷盡。大德中。文章輩出。赫然鳴其治平者。則浦城楊仲弘。江右范德機。其人也。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遠。亦自成一。家。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皆愛之。而德機里人傅君與礪詩。其風韻足以追前所道。諸君。二公皆一代名家。其言足爲定評。惟文章一道。不出駢散二途。歷代風會雖殊。而體格不甚相遠。至於有韻之作。則體格每隨聲律而轉變。樂府古詩變而爲唐之五七言律詩。自五代至宋。詩又變而爲詞。自宋至元。詞又變而爲曲。文人學士往往以是擅長。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類。皆藉以知名於世。其抒情寫景。時能得樂府之遺。而於雜劇尤可考見當時社會之情狀。至足耐人研討。是又奇渥溫氏一朝之特色已。

(一) 文家

昔歐陽元功嘗謂中統至元之文。龐而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贍而雄。百餘年間。魁儒碩彥。相繼挺生。匠心所運。發爲詞華。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體。規矩淵源。歷歷可溯。自王元美創爲元無文章之說。耳食者遂信爲實然。於是視元人著作若敝屣。可勝歎哉。

予惟有元之文。分南北二宗。北宗以元裕之爲圭臬。輔之者爲郝伯常楊煥然。其接武而興者。則有劉夢吉王仲謀姚端甫馬伯庸盧處道許可用。南宗又分兩派。在江右者倡於吳幼清。而其後虞伯生揭曼碩歐陽元功卓然爲大家。浙東之在鄞者。戴帥初任叔實袁伯常。在婺者則有許益之吳立夫黃晉卿柳道傳吳正傳。洎夫未造。北學久衰。江右之人才亦不振。惟浙東一派。英賢輩出。鬱爲後勁。有若李季和陳子上戴叔能楊廉夫陳敬初若而人。亦云盛矣。其文或蒼茫渾灑。或淳泓演迤。或崛強可喜。或瀟灑不羣。上足以嗣響唐宋。下亦無慚於有明。羅而列之。元美評詞。不攻自破矣。

郝經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追封冀國公。諡文忠。著有陵川集。經以中統元年使宋。爲賈似道所拘。留儀真者十六年。其大節炳耀古今。而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柢。如太極先天諸圖說。辨微論數十節。及論學諸書。皆深切著明。洞見闡奧。周易春秋諸傳。於經術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不但以忠義著也。

姚樞字公茂。號雪齋。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少篤於學。自期甚高。歲壬辰。中書楊惟中與偕覲元太宗。爲燕京行臺郎中。未幾辭去。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歷官中書左丞。昭文館大學士。翰林學士。

承旨。卒贈榮祿大夫。少師。封魯國公。諡文獻。著有雪齋集。初公茂與惟中從太子闔出南征。軍中得名儒趙復。始得程朱之書。後棄官居衛州。自板諸經。散之四方。時河內許衡平仲。廣平竇默。漢卿並在衛。三人互相講習。而北方之學者。始聞進學之序焉。許有壬曰。宋金之際。兵燹頻仍。版帙散亡殆盡。文獻公獨首唱經學。闡明斯道。厥後名儒接踵而出。氣連昌隆。文章爾雅。推迴瀾障川之功。論者謂公之功不在禹下云。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薦。不起。終於家。著有剡源集。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遊。學問淵源。具有授受。宋季文章。氣萎衛而詞骯髒。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穎悟。博通經史。及天文地理律象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以春秋中鄉選。延祐設科。再中鄉舉。以老疾不應徵召。卒於家。著有牆東類稿。史稱文圭之文。融會經傳。縱橫

變化莫測其涯。淡東南學者皆宗師之。細核所作。史言非過譽也。

劉詵字桂翁。廬陵人。生於宋末。猶及見諸遺老。得其緒論。迨延祐復科舉後。益肆力於名物度數。訓詁箋註之學。既十年不第。乃刻意於詩古文。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遺薦。皆不報。至正十年卒。著有桂隱集。歐陽玄謂其文根柢六經。屬鑿子史。蹻蹻百家。淳澁演迤。資深取宏。渠鑊哲匠。達於宗工。液古融今。自執其韠。應慮不惑。靡施弗宜。雖未嘗露其雋傑廉悍。踔厲風發之狀。韞玉在櫝。氣如白虹。不可掩抑。又謂其文溫柔敦厚似歐。明辨雄雋似蘇。至論其妙。非相師非不相師。蓋深得詵之用意者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隨其父流寓錢塘。宋末應浙西轉運司試。中魁選。至元間。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官至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致仕。致和元年卒於家。諡文肅。文原學有本原。所作皆溫醇典雅。當大德延祐之世。獨以詞林耆舊。主持風氣。袁桷貢奎左右之。操觚之士。響附景從。元之文章。於是時爲極盛。文原實有獨導之功。所著有內制集。素履齋稿。今並未見傳本。僅傳巴西文集一卷。

任士林字叔實。號松鄉。奉化人。六歲能屬文。諸子百家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至大初。中書左丞郝天挺薦授安定書院山長。俄而得嘔疾。卒於杭之客舍。著有松鄉集十卷。趙文敏公曰。叔實之文。沈厚正大。不作瘦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明祭酒胡儼曰。其文篤實而宏博。深厚而舒齊。鏘然而金石奏。燦然而琅玕呈。蓋卓乎有道之言也。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之後。以秀王伯圭賜第湖州。故爲湖州人。年十四。以父蔭入仕。宋亡家居。會程鉅夫訪遺逸於江南。以孟頫人見。卽授兵部郎中。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追封魏國公。諡文敏。著有松雪齋集。孟頫以宋朝皇族。改節仕元。故不諧於物論。然論其才藝。則風流文采。冠絕當時。不但翰墨爲元代第一。卽其文章。亦揖讓於虞楊范揭之間。不甚出其後也。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崇仁人。宋咸淳末。舉進士不第。入元。以薦擢翰林應奉文字。官至翰林學士。卒。諡文正。著文集百卷。幼清爲元代大儒。與許文正公衡並稱。號爲南吳北許。而幼清闡經鑄文。則過許遠甚。其爲文指要。見於別趙子昂序。謂文者氣之爲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流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必有豪傑之士出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又言理到氣昌。

意精詞達。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塞濇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爲工且奇。故其爲文。一遵唐宋諸公遺矩。而實不名一格。良由胸中充實。不可以已。如溥博淵泉。隨地湧出。任其所至。而混混自如。孟子所謂居安資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

楊奐字煥然。又名知章。乾州奉天人。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凡秋試四中選。而春試輒不第。入元。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越十年。致仕歸。著有還山集。奐詩文皆光明俊偉。有中原文獻之遺。其汴故宮記。述北宋大內遺迹。與姚公茂書。論朱子家禮神主之式。舉所見唐杜衍家廟。及汴京宋太廟爲證。東遊記。述孔林古迹尤悉。皆可以備文獻之徵也。

劉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著有靜修集。因篤信朱子。與許衡同。而其文適健排慕。迺在衡上。張綸林泉隨筆曰。夢吉文章。動循法度。舂容有餘味。如田孝子碑。桐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文士之氣象不侔。由其學養功深也。

王恽字仲謀。衛州汲縣人。中統元年。由詳議官授中書省詳定官。官至翰林學士。諡文定。著有秋

澗集。揮文章源出元好問。故其波瀾意度。皆不失前人矩矱。詩篇筆力堅渾。亦能嗣響其師。論事諸作。有關時政者。尤爲疏暢詳明。瞭如指掌。史稱惲有才幹。殆非虛語。不止詞藻之工也。

姚燧字端甫。號牧庵。河南人。姚樞之從子也。初以薦爲秦王府文學。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諡曰文。著有牧庵集。張養浩作是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勁將。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柳貫作燧諡議。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誌銘箴頌。雄偉光潔。家傳人誦。莫得而掩。宋濂撰元史。稱其文闕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吞容盛大。有西漢風。黃宗羲選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韓柳。宋之歐曾。金之元好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則名家論定。其語若合符節。燧之作品。亦可概見矣。

程鉅夫初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人。少與吳澄同學。宋亡後。從季父飛卿入元。遂留宿衛。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追封楚國公。諡文憲。著有雪樓集。鉅夫宏才博學。被遇四朝。忠亮鯁直。爲時名臣。文章亦吞容大雅。有北宋館閣餘風。蘇天爵文類錄其文十餘篇。大抵皆詔誥碑版。紀功銘德之作。明太祖嘗詔取其文人祕閣。蓋數十年後。雖隔異代。猶重爲著作典型云。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宋知樞密院事詔之曾孫。少爲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累遷侍講學士。卒。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著有清容居士集。伯長少從戴表元。王應麟。舒岳祥。諸遺老遊。學問淵源。具有所自。其在朝踐。歷清華。再入集賢。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冊。勅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碩偉麗。有盛世之音。尤練習掌故。長於考據。集中議郊祀諸篇。援引經訓。原原本本。當時以其精博。並采用之。蓋伯長本舊家文獻之遺。又當大德延祐之間。爲元治極盛之際。故其著作宏富。氣象光昌。蔚爲承平雅頌之聲。文采風流。遂爲虞楊范揭等先路之導。其承前啓後。稱一代文章之鉅公。良無愧矣。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人。居靖州之天山。高祖錫里濟蘇。金末爲鳳翔兵馬判官。子孫用以官爲氏之例。遂稱馬氏。延祐中。初復科舉。祖常鄉貢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尙書。尋參議中書省事。元統初。拜御史中丞。轉樞密副使。乞歸。至正四年卒。諡文貞。著有石田集。其文精贍鴻麗。一洗柔靡卑冗之習。大德延祐以後。爲元文之極盛。而主持風氣。則祖常等數人爲之巨擘云。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僑寓臨川之崇仁。大德初。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官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奎章閣侍書學士。卒諡文靖。著有道園學古錄。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理極數窮。無往不復。有元一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爲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爲大宗。迹其陶鑄羣材。不減廬陵之於北宋。嗚呼。盛矣。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延祐初。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助教。告歸。復召還。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與修經世大典。累官翰林侍講學士。總修遼金宋三史。卒於官。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有集十四卷。傒斯與虞集范梈楊載齊名。其文章敍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大典冊。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爲鉅製。楊維禎謂曼碩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此平心之論也。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著有白雲集。益之初從金履祥遊。講明朱子之學。不甚留意於詞藻。然其詩理趣之中。頗含興象。五言古體尤諧雅音。非擊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無宋人語錄之氣。蓋講學家之兼擅文章者也。

閻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徙居高唐。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簡重。美丰儀。七歲讀書。穎悟絕人。至元八年。薦爲翰林應奉。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遙授平章政事。乞骸骨卒。諡文康。著有靜軒集。復在翰林最久。以文學自任。不肯爲執政官。上亦嘉其謙退。宜其文氣存和融粹。絕去町畦。卓然爲一代大宗矣。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復初天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官至翰林學士。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進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有文集行世。復初早以文章自豪。晚益精詣。吳伯清稱其文脫去時流畦逕。而進古作者之道。虞伯生謂其發揚蹈厲。藐視秦漢。馬伯庸亦謂公文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鑽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代。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

吳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復科舉之制。以春秋貢於鄉。試禮部不第。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僅四十四。其門人金華宋濂等。私諡爲淵穎先生。編其集爲十二卷。萊與黃潛柳貫並受業於宋方鳳。再傳而爲宋濂。遂開明代文章之派。故年不登中壽。身未試一官。而在元人中。屹

然負詞宗之目。與潛貫相埒。黃潛稱其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未免溢量。胡助謂他人患其淺陋。而萊獨患其宏博。斯爲篤論矣。

黃潛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諡文獻。著有日損齋稿。其文原本經術。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宋濂王禕皆嘗受業焉。

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延祐乙卯。以鄉貢首薦。登進士第。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諡曰文。著有圭齋集。玄平生三仕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朝廷高文典冊。多出其手。孔齊至正直記曰。歐陽玄作文。必詢其實事而書。未嘗代世俗誇誕。時人謂文法不及虞集。揭傒斯。黃潛。而事實不妄。則過之。然宋濂稱其文如雷電恍惚。雨雹交下。可怖可愕。及乎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實亦未減於三人也。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大德四年。薦爲江山縣教諭。延祐四年。授湖廣儒學副提舉。六年。改國子助教。至治元年。遷博士。泰定元年。遷太常博士。三年。出爲江西儒學提舉。至正元年。擢翰林待制。兼國史

院編修官卒。有集二十卷。貫雖受經於金履祥。其文章軌度。則出於方鳳謝翱吳思齊方回龔開仇遠戴表元胡長孺。其史學及掌故舊聞。則出於牟應龍。具見宋濂所作行狀中。學問淵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經術。精湛闕肆。與金華黃潛不相上下。

許有壬字可用。湯陰人。延祐二年進士。歷官集賢大學士。中書左丞。兼太子左諭德。致仕。卒諡文忠。著有至正集。有壬立朝五十年。三入政府。於國家大事。侃侃不阿。多有可紀。文章亦雄渾闕肆。鑿切事理。不爲空言。稱元代館閣鉅手。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國子博士。致仕後。授禮部郎中。有集二十卷。師道少與許謙同師金履祥。又與黃潛柳貫吳萊往來倡和。故爲文具有法度。多闡明義理。排斥釋老。能篤守師傳。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以薦爲閩海儒學官。中丞馬祖常奇之。與遊京師。又爲虞集所知。平章事趙世延引爲國子助教。又出爲浙江儒學提舉。又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至元元年。遷國子監丞。越二年。卒於官。著有安雅堂集。史稱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又稱虞集見所作。有我

老將休。付子斯文之語。張翥序亦稱天歷至順間。學士虞公以文章擅四方。其許與君特厚。君亦得相與薰濡。而法度周密。蓋紀實也。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延祐四年。馬祖常以御史監試國子員。拔置第一。釋褐授大都路薊州判官。歷官至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兩浙都轉運使。至正十二年。淮右江東盜起。仍命參政江淮行省。總兵於饒信。卒於軍中。著有滋溪集。天爵少從學於安熙。然熙詩文粗野不入格。天爵乃詞華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稱元代作者。其波瀾意度。往往出入於歐蘇。突過其師遠甚。至其序事之作。詳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百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元史本傳稱其身任一代文獻之寄。非溢美也。

鄭元祐字明德。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學教授。移疾去。後七年。復擢浙江儒學提舉。卒於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遠徙錢塘。元祐又流寓平江。故其集以僑吳名。其文頗疎宕有奇氣。詩亦蒼古。蓋元祐生於至元之末。猶及見咸淳遺老。中間又得見虞集諸人。得其緒論。末年所與遊者。亦皆顧阿瑛倪瓚張雨之流。互相薰染。其氣韻不同。固亦有自來矣。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至正中。以薦授經筵檢討。張士誠據吳。引爲學士。書檄多出其手。著有夷白齋稿。敬初受業黃潛之門。所作詩文。皆操縱馳騁。而自有雍容揖讓之度。能不失其師傳。

(二) 詩家

飄流所始。同祖風騷。騷人以還。作者遞變。五言始於漢魏。而變極於唐。七言盛於唐。而變極於宋。迨於有元。其變已極。故由宋返於唐。而諸體備焉。其間名人志士。項背相望。抒芬鋪藻。各竭其才。上接唐宋之淵源。而後啓有明之文物。此元詩之所以不可廢也。論者謂元詩不如宋。其實不然。宋詩多沈儻。近少陵。元詩多輕揚。近太白。以晚唐論。則宋人學韓白爲多。元人學溫李爲多。要亦伯仲娣姒耳。間嘗瀏覽諸家。伯常煥然。靜修諸公。導其先。虞楊范揭。鳴其盛。鐵崖玉筍。叔能元吉。持其亂。瀾瀾乎亦具一代之音。詎可輕加貶詞哉。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尙書右丞履之子也。生三歲而孤。比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衍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貞祐初。辟左右司員外郎。從太祖平定四方。太宗時。官至中書令。至順元年。追封廣寧王。諡文正。著有湛然居士集。平水王鄰曰。中書湛然有天然之才。如寶鑑無塵。寒

冰絕翳。今觀其詩。語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鍊爲工。而大旨必歸於風教。鄰之所云。殆爲能得其真矣。

耶律鑄字成仲。楚材之子也。累官中書左丞相卒。追贈懿寧王。諡文忠。鑄少而聰敏。尤工騎射。從憲宗征伐。足迹涉歷。多西北極遠之區。故其所著雙溪醉隱集中所述塞外地理典故。往往詳核。有裨於考證。又其家在金元之間。累世貴顯。諳習朝廷舊聞。如瓊林園龍和宮諸賦。敘述海陵章宗軼事。及宮室制度。多金史所未及。其他題詠。亦多關係燕都故實。足以資博識也。

方回字萬里。號虛谷。徽州歙縣人。宋景定壬戌別省登第。知嚴州。元兵至。迎降。卽以爲建德路總管。尋罷。著有桐江集。回人品卑污。其詩專主江西。生平宗旨。悉見所編瀛奎律髓中。雖不免以粗率生硬爲老境。而當其合作。實出宋末諸家上。更不能以人廢言矣。

黃庚字星甫。天台人。嘗客山陰王英孫家。試越中詩社枕易題。庚爲第一。蓋甚爲當時所推重。著有月屋漫稿。其詩體格雖不高。而觸處延賞。時逢警語。如五言之斜陽明晚浦。落葉瘦秋山。柳色獨青眼。梅花同素心。鳴榔丹葉聚。撒網浪花圓諸句。七言之鐘帶斜陽來遠寺。碑和春雨臥平蕪。細柳雨中

垂綠重。殘花風裏亂紅輕。清夜夢分千里月。故鄉人各一方天。皆風致婉約。具晚唐之一體。

劉誥仕履見前。其詩長於五言古體短篇。律詩亦多佳句。五言如山作登樓色。天留隔巷陰。雲分潭際樹。帆上驛邊洲。落日湖陰笛。涼風水郭秋。一燈遺老鬢。四海後元春。樹懸山雨白。門掩佛燈紅。七言如桃花浪起春風闊。燕子寒生社雨多。鳥斷空山孤樹悄。馬嘶小驛燈昏。江湖宦客孤舟夜。城郭詩翁白髮春。刺繡簾櫳鶯語倦。讀書院落絮飛忙。草意欲供新得句。桃花猶記舊來人。當時諸老宿評其詩。以爲高逼古人云。

吾邱衍字子行。錢塘人。竹素竹房。貞白皆其號。隱居教授。至大三年。爲人所累。被攝得釋。不勝其恚。自投西湖死。其詩頗效李賀體。不能盡脫元人窠臼。然胸次既高。神韻自別。往往於町畦之外。逸致橫生。所謂王謝家子弟。雖不復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種風氣也。

趙孟頫仕履見前。戴表元序其集。謂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沈涵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又陶宗儀輟耕錄述虞伯生嘗以所作詣公。有句云。山連閣道晨留犛。野散周廬夜屬囊。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伯生深服之。觀此。則子昂詩學之深可知矣。



仇遠字仁近。一曰仁父。錢塘人。因居餘杭溪上之仇山。自號曰山村民。遠在宋咸淳間。卽以詩名。至元中。嘗爲溧陽教授。旋罷歸。優游湖山以終。著有金淵集。遠在宋末。與白珽齊名。號曰仇白。厥後張翥張羽以詩鳴於元代者。皆出其門。他所與唱和者。周密趙孟頫吾邱衍鮮于樞方回黃潛馬臻。皆一時名士。故其詩格高雅。往往頡頏古人。無宋末粗獷之習。方鳳序述遠之言曰。近體吾主唐。古體吾主選。其宗法之正如此。

白珽字廷玉。錢塘人。入元。薦授江浙儒學副提舉。有淇淵集。戴表元稱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馴可念。詩甚似渡江陳去非。劉辰翁言其不爲雕刻苛碎。有雲山韶濩之音。

馬臻字志道。號虛中。錢塘道士。著有霞外詩集。仇遠序其集。稱其隱約西湖之濱。士大夫慕與之交。不過習清虛。談淡泊。無一言及勢力聲利。集中所作。皆神骨秀。風力適上。琅琅有金石之音。無酸寒細碎。蟲吟草間之態。觀其述懷一詩。殆宋末遺老。寄託黃冠。而其豪邁俊逸之氣。無所不可。正不以枯寂恬淡爲高耳。

楊宏道字叔能。淄川人。生金之季。哀宗正大元年。嘗監麟遊酒稅。後又仕宋。以理宗端平元年。爲

襄陽府學教諭。未久。旋入於元。其後遂鮮所表見。著有小亨集。其詩在當日最爲有名。元好問序其集。謂金南渡後。學詩者惟辛敬之楊叔能以唐人爲指歸。又有贈宏道詩云。海內楊司戶。聲名三十年。又云。星斗龍門姓氏新。豈知書劍老風塵。其傾倒於宏道甚摯。同時若趙秉文楊雲翼見其詩。並稱歎不已。今觀所作。五言古詩得比興之體。時時近漢魏遺音。律詩風格高華。亦頗有唐調。雖不及好問之雄渾蒼堅。然就一時詩家而論。固不可謂非北方之巨擘也。

劉因仕履見前。林泉隨筆曰。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溯盛唐。無一字作今人語。今考其論詩。有曰。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末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復強。歐蘇黃其至者也。云云。所見深悉源流。故其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灑然升作者之堂。王漁洋作古詩選。於詩家流別。品錄頗嚴。而七言詩中。獨錄其歌行爲一家。可謂豪傑之士矣。

劉將孫字尙友。廬陵人。辰翁之子。嘗爲延平教官。臨汀書院山長。著有養吾齋集。將孫濡染家學。頗習父風。其感遇諸作。皆效陳子昂張九齡。雖音節不同。而寄託深遠。時有名理。近體亦多佳句。

曹伯啓字士開。碭山人。至元中。薦除冀州教授。天歷初。官至陝西諸道行臺御史中丞。卒諡文正。著有漢泉漫稿。伯啓生於宋末元初。而家世江北。不染江湖末派。亦不沿豫章餘波。所作乃多近元祐格。形容嫺雅。灑灑乎和平之音。雖不能與虞楊范揭角立爭雄。而直抒胸臆。自諸宮徵。要不失爲中原雅調也。

陳孚字剛中。天台臨海人。歷官奉直大夫。台州路總管府治中。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書再使安南。孚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攝禮部郎中。爲副使。還。擢翰林待制。仍兼國史院編修。著有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各一卷。觀光交州二稿。皆紀道路所經山川古迹。蓋仿范成大使北諸詩。而大致亦復相埒。玉堂稿多形容諧雅。灑灑乎治世之音。其上都紀行之作。與前二稿工力相敵。蓋摹繪風土。最所留意矣。

周權字衡之。號此山。處州人。嘗遊京師。以詩贄翰林學士袁桷。桷深重之。薦爲館職。竟報罷。然詩名日起。唱和日多。趙孟頫贈權詩。有青青雲外山。炯炯松下石。顧此山中人。風神照松色之句。且親寫此山二字。爲額以贈。有集四卷。陳旅序稱其簡淡和平。無鬱憤放傲之色。歐陽玄序稱其無險勁之詞。

而有深長之味。無輕靡之習。而有春容之風。皆知言也。

黃玠字伯成。慈谿人。宋黃震之曾孫。清苦力學。無所不通。周遊西湖。樂吳興山水。因卜居弁山。與趙文敏遊。文敏稱許之。著有卜山集。知非稿。其詩不爲近體。視宋末江湖諸人。惟從事五七言律者。志趣殊高。中多勸戒之詞。其上者得元結遺意。次者亦近乎白居易。雖宏闊深厚。不能及二人。要於俗音嘈囂之中。讀之如聽古鐘磬矣。

何中字太虛。一字養正。臨川人。至大初。攜所著書來京師。公卿列薦之。命未下而歸。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爲宗濂東湖二書院山長。明年二月。以疾卒。著有知非堂稿。太虛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宏深。該博。程鉅夫元明善姚燧揭傒斯皆推服之。吳澄序其集曰。太虛少負逸才。弱冠已能詩。而亦用意於文。予於病中授集讀之。喜之不及。其傾倒如此。

貢奎字仲章。宣城人。官集賢直學士。追封廣陵郡侯。諡文靖。李黼爲之狀。馬祖常奉勅撰碑。皆天下重望也。著有雲林集。仲章詩格。在虞楊范揭之間。爲元人巨擘。王漁洋居易錄。論其境地未能深造。殆專以神韻求之歟。

郭豫亨自號梅巖野人。里籍未詳。性愛梅花。見古今詩人梅花傑作。必隨手鈔錄。而歌詠之。暇日輒集其句。得百篇。目爲字字香。其中工妙之句。如不禁夜雨輕欺著。却怕春風漏洩香。春回積雪層冰裏。人倚闌庭小檻前。嵐氣欲飛山隔岸。生香不斷樹交花。動搖臘信隨征使。裁剪春風入小詩。定知深院黃昏後。多在青松白石間。家爲逆旅相逢處。人倚闌干欲暮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風月笑橫枝。幾處酒旗山影下。一川風物笛聲中。白雪卻嫌春色晚。好風吹送暗香來。已成白髮潘常侍。自棄明時孟浩然。豫亨自謂句煅意煉。璧合珠聯。亦有天然之巧。非誇語也。

袁易字通甫。長洲人。不求仕進。部使者擬薦於朝。謝不應。行中書省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旋亦罷歸。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易歿之後。其子泰編其集爲四卷。其詩吐言天拔。與陳與義爲近。有元作者。綺縠居多。易詩風骨適上。固足以高步一時也。

馬祖常仕履見前。其詩才力富健。如都門壯遊諸作。長篇鉅製。迴薄奔騰。具有不受羈勒之氣。至元間。蘇天爵請於朝。刊行其集。而自爲之序。稱其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效慕之。與會稽袁桷。蜀郡虞集。東平王構。更迭倡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其推之者至矣。

虞集仕履見前。輟耕錄載嘗有問於虞先生曰。楊仲宏詩何如。先生曰。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揭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集乃漢廷老吏。公論以爲然。清翁方綱石洲詩話曰。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又曰。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荆公以後。無其匹敵。又曰。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

楊載字仲宏。浦城人。後徙杭州。初以布衣薦。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調海船萬戶府照磨。會仁宗復行科舉之制。遂中延祐二年進士。授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終於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有集八卷。元代詩人。世推虞楊范揭。史稱其文章一以氣爲主。而於詩尤有法度。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云云。瞿宗吉歸田詩話曰。仲宏以宗陽宮翫月詩得名。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叫。江湖千里雁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窗間夜雨銷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沈雄典實。先叔祖每稱之。長篇如古牆行梅梁歌。亦皆爲時所稱。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以薦爲左衛教授。遷翰林院編修官。出爲嶺海廉訪使。照磨。歷轉

江西湖東。後選充翰林應奉。又改閩海道知事。移疾歸。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使。經歷。以母老未赴。明年母喪。竟以毀卒。有集七卷。揭傒斯序之曰。虞伯生稱德機如唐臨晉帖。終未逼真。予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峻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云云。其言雖務與虞反。未免形容過當。然德機詩格實高。其機杼亦多自運。未嘗規規刻劃古人。固未可以唐臨晉帖一語。據爲定論矣。

揭傒斯仕履見前。其詩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削。寄託自深。非媽紅姍紫。徒矜姿媚者可比。胡應麟詩數謂元五言律可摘者。如曼碩之大舸中流下。青山兩岸移。鴉啼木郎廟。人祭水神祠等。皆有唐人遺響。

宋光字子虛。家於晉陵。以兵亂遷吳。中丞王西溪舉茂才。以奉親辭。著有翠寒集一卷。趙子昂稱其詩風流蘊藉。皆不經人道語。鄧中父云。其大篇如天孫織綃。雲經霧緯。白出機杼。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金璧。穠麗縝密而不豔。含鬱靜婉而不怨。其深於唐之變也。馮海粟與知最晚。一見其集。亟敍而鈔之。謂如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落月今誰弔。長庚夜自明。雖使太白復生。亦當爲子虛擊節。子虛

詩雅秀絕倫。宜爲當時名輩所推重也。

丁復字仲容。天台人。延祐初。遊京師。與楊載范梈同被薦。而復辭不就。放情詩酒。浪迹江淮間。凡三徙居。晚乃僑寓於金陵之城北。著有檜亭集。復詩不事雕琢。而意趣超忽。自然俊逸。其才氣橫溢。魏文帝所謂筆墨之性。殆不可勝者。幾乎近之。

盧摯字處道。一字莘老。號疎齋。涿郡人。至元五年進士。博洽有文思。累遷少中大夫。河南路總管。大德初。授集賢學士。大中大夫。出持憲湖南。遷江東道廉訪使。復人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卒。所著曰疎齋集。元初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閻徐。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盧。蓋謂李謙受益。閻復子靖。徐琰子方。姚燧端父。及疎齋也。而推詩專家。必以劉因靜修及疎齋爲首。疎齋嘗著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觀其言可以知其詩矣。

吳萊仕履見前。宋景濂稱其賦詠捷如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剝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爲神。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而其所選七言古詩。乃錄萊而不錄維楨。蓋維楨爲詞人之詩。



萊則詩人之詩。恃氣縱橫。與覃思冶鍊。門戶固殊。士楨論詩絕句。作於任揚州推官時。而古詩選一書。則其後來所定。所見尤深也。

陳泰字志同。別號所安。長沙茶陵人。延祐二年進士。除龍泉縣主簿。栖遲薄宦。惟以吟詠自適。竟終於是官。其曾孫朴編其遺稿爲一卷。翁方綱石洲詩話云。志同歌行。如趙子昂畫馬歌。朔方歌。萬里行諸篇。嶽崎磊落。在元人諸名家中。卓然有風骨。不徒以金粉競麗者。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獨手鈔所安遺稿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錄云。志同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以名位卑耶。

吳師道仕履見前。其詩風骨適上。意境亦深。褒然升作者之堂。胡應麟詩數云。正傳五言古。清新峭拔。一洗議論纖靡之習。七言古最長。十臺懷古詩氣骨錚錚。時咸膾炙。其他句如大水云。三月雲愁百里陰。大湖浪激三州白。觀潮云。浙江亭遠亂帆飛。西興渡暝千花溼。秋山圖云。千年絕藝洪谷子。身在太行秋色裏。萬里雲飛木落時。遙寫闌干半空起。長篇如南城紀遊。修河道中等作。老筆縱橫。殊得工部叙事體。五言律如長天孤鳥沒。落日大江深。水夾徐邳去。河兼汴泗來。飛雲浮畫棟。旭日麗高牙。

懸空飛萬瀑。拔地立千峯。落花繁劍佩。高柳映帆檣。皆整麗有格。

宋裝字顯夫。大都人。泰定元年進士。歷官翰林直學士。兼經筵講官。諡文清。著有燕石集。歐陽原功謂其詩務去陳言。雖大隄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齊魯老生不能及也。蘇伯修亦謂其詩清新飄逸。間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益喜其詞以模擬之。危太樸曰。公之於詩。精深幽麗。而長於諷諭。用成一家之言。顯夫之詩。於諸公之評盡之矣。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未上而卒。著有秋聲集。其詩邊幅稍狹。氣味稍薄。蓋限於才弱之故。然近體出以雅潔。古體出以清省。亦復善用其短。故格韻楚楚。頗得錢郎遺意。較元代纖穠之體。固超然塵壒之外也。

薩都刺字天錫。別號直齋。本答失蠻氏。祖父以勳留鎮雲代。遂爲雁門人。弱冠登泰定丁卯進士第。應奉翰林文字。出爲燕南經歷。擢御史於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錄事。歷閩海廉訪使知事。進河北廉訪經歷。著有雁門集。干文傳序其詩曰。其豪放若天風海濤。魚龍出沒。險勁如秦華雲開。蒼翠

孤聳其剛健清麗。則如淮陰出師。百戰不折。而洛神凌波。春花霽月之嫵媚也。明張習書其集後曰。元詩之盛。倡自遺山。而趙子昂袁伯長輩附和之。繼而虞楊范揭者出。號爲大家。天錫之詩。清而不佻。麗而不緝。真能於袁趙虞楊之外。別開生面者也。

傅若金字與礪。新喻人。家貧力學。爲同郡范梈所知。得其詩法。以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莫不倒屣而迎。以爲上客。虞集宋褰以異材薦之。佐使安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卒。有集二十卷。揭傒斯云。余每讀與礪詩。風格不殊。神情俱詣。如復見范德機也。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五言古律勝。餘亦在伯仲之間。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色目人。世居武威。以父官合肥。遂家焉。元統元年進士。累官淮南行省左丞。分守安慶。陳友諒陷城。自剄死。贈行省平章。諡忠宣。著有青陽集。闕以文學致身。而力障東南。與許遠張巡後先爭烈。故集中所著。皆有闕當世安危。其詩以漢魏爲宗。優柔沈涵。於元人中別爲一格。

周伯琦字伯溫。鄱陽人。當順帝時。伯琦以文章知遇。出入禁廷。後出爲浙西肅政廉訪使。招諭張士誠。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進左丞。至正二十四年。除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後三年。浙西平。引

歸鄱陽。著有近光集三卷。扈從詩一卷。近光集中述朝廷典制爲多。可以備掌故。扈從詩中記邊塞聞見爲詳。可以考風土。而伯琦文章淹雅。亦足以摹寫而敘述之。溯元季之遺聞者。此二集與楊允孚滌京百詠。亦略具其梗概矣。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至元初。用隱逸薦。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滙東。會修宋遼金三史。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累遷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加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給俸終身。著有蛻庵集。翥詩法受於仇遠。得其音律之奧。其詩清圓穩貼。格調頗高。近體長短句極爲當時所推。然其古體亦伉爽可誦。詞多諷諭。往往得元白張王之遺。王漁洋居易錄曰。蛻庵元末大家。古今詩皆有法度。無論子昂伯庸輩。卽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其論當矣。

李孝光字季和。樂清人。隱居教授。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祕書監著作郎召。明年。陞文林郎。祕書監丞。著有五峯集。季和爲人。美髯偉幹。茅山張伯雨贈詩。有孰與言詩李髯叟。載聞新作過黃初之句。元詩綺靡者多。孝光獨風骨適上。力欲排突古人。樂府古體。皆刻意奮厲。不作唐音。近體五言。疎秀有唐調。七言頗出入江西派中。而俊偉之氣。自不可遏。

迺賢字易之。本葛邏祿氏。譯言馬也。南陽人。薦授翰林編修官。著有金臺集。迺賢天才宏秀。去元好問爲近。雖晚年內登翰林。外參戎幕。而仕進非所汲汲。惟以遊覽唱酬爲事。故氣格軒翥。無世俗猥瑣之態。其名少亞薩都刺。核其所作。視薩都刺無不及也。

吳景奎字文可。蘭溪人。年三十。海道萬戶劉貞爲浙東憲副掾。嘗辟爲從事。明年貞去。景奎亦歸。久之。用部使者薦。署興化縣儒學錄。以母老辭不就。至正十五年。卒於家。著有葯房樵唱。其五言古體。皆原出白居易。七言古體間似李賀。近體亦音節宏敞。豪放自喜。宋濂爲作集序。亦極相推挹。

貢師泰字泰甫。宣城人。以國子生中江浙鄉試。除泰和州判官。薦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至戶部尚書。著有玩齋集。師泰本以政事傳。而少承其父奎家學。又從吳澄受業。復與虞集揭傒斯遊。故文章亦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厲一時。詩格尤爲高雅。虞楊范揭之後。可謂挺然晚秀矣。

成廷珪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禮執。揚州人。好學不求仕進。惟以吟詠自娛。奉母居市廛。植竹庭院間。頗有山林意趣。晚遭世亂。避地吳中。踪跡多在松江。後竟沒於雲間。著有居竹軒集。廷珪與河東張翥爲忘年交。其詩音律體製。多得法於翥。而聲價亦與之相亞。詩中所載酬答者。如楊維禎危素楊

基李黼余闕張雨倪瓚皆一代勝流。劉欽爲作集序。稱其五言務自然。不事雕剗。七言律最爲工深。合唐人之體。然其七言古詩亦頗適麗也。

郭翼字義仲。崑山人。嘗獻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上。老得訓導官。偃蹇而終。翼學問博洽。旣不得志。惟刻意於詩古文。嘗自號東郭生。又稱野翁。而名所著集曰林外野言。翼從楊維禎遊。詩頗近其流派。其間如望夫石精衛詞諸篇。皆用鐵崖樂府體。尤爲酷似。要其筆力挺勁。絕無懦響。在元季詩人中。可謂矯然特出者矣。

張雨字伯雨。一名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隱於黃冠。至正間卒。著有句曲外史集。伯雨詩文豪邁灑落。體格適上。早年及識趙孟頫。晚年猶及見倪瓚顧阿瑛楊維禎。中間如虞集范梈袁桷黃潛諸人。皆以方外之交。深爲投契。故耳濡目染。具有典型。而談藝諸家。亦置之於文士之列。不復以異教視之矣。

許恕字如心。江陰人。至正中。薦授澄江書院山長。旋棄去。會天下已亂。乃遁迹賣藥於海上。與山僧野人爲侶。善自晦匿。罕相識者。故徵召不及。著有北郭集。恕詩格力頗適。往往意境沈鬱。而音節高

朗。無元季靡靡之音。近體頗似陳與義。遭逢喪亂。故多愁苦之詞。然如偶成詩之一逗。豆苗綠。獨行溪水西。繁露墜叢竹。新流漲芳隄。偶與樵者語。忽聞幽鳥啼云云。亦未嘗不翛然清遠也。

張憲字思廉。山陰人。家玉笥山。因以爲號。少負才不羈。晚爲張士誠所招。署太尉府參謀。稍遷樞密院都事。元亡後。變姓名。寄食僧寺。日暮手一編。人不得窺。死後視之。其平生所作詩也。憲學詩於楊維禎。維禎許其獨能古樂府。今集中樂府琴操。皆頗得維禎之體。其他感時懷古諸作。類皆磊落骯髒。豪氣盈湧。維禎又云。吾鐵門稱能詩者。南北凡百餘人。求其似憲及吳下袁華輩者。不能十人。

丁鶴年字亦曰鶴年。蓋用孟浩然字浩然例也。色目人。本世家子。遭亂不求仕宦。篤志尙操。兼以孝聞。元亡。避地四明。後歸老武昌山中。著有海巢集。鶴年旣絕意於功名。惟覃思吟詠。故所得頗深。尤長於五七言近體。往往沈鬱頓挫。逼近古人。無元季纖靡之習。至順帝北狩以後。興亡之感。一託於詩。悽惻纏綿。眷眷然不忘故國。瞿宗吉歸田詩話所稱行蹤不異臯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句。及逃禪室與蘇生話舊一篇。可以知其素志矣。

錢惟善字思復。自號心白道人。錢塘人。領至正元年鄉薦。官至儒學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退隱吳

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明洪武初卒。著有江月松風集。陳旅序稱其妥適清蕩。娓娓乎有唐人之遺風。品題頗當。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爲人耿介尙節義。至正初。江浙行省舉三衢清獻書院山長。阻兵。居吳之葑門。轉徙吳淞江上。教授之暇。以詩酒自娛。著有龜巢集。應芳紬繹經史。作爲文章。咸有根柢。閩人張志道評其詩雅正純潔。可與傅與礪相伯仲。識者以爲名言。

周霆震字亨遠。安成人。早年刻意學問。多從宋諸遺老遊。得其緒論。延祐中。行科舉法。再試不售。遂杜門。專意詩古文。著有石初集。霆震生於前至元末。卒於明洪武間。親見元代之興亡。故其詩憂時傷亂。感憤至深。如古金城謠。李潯陽死節歌。杜鵑行。過玉成砦。關城曲。郟城高人食人。延平龍劍歌。寇至雜詠。軍中苦樂謠。宿州歌。諸篇。並敘述亂離。沈痛酸楚。使異代尙如見其情狀。昔汪元量水雲集。論者以爲宋末之詩史。霆震之集。其亦元末之詩史歟。

王逢字原吉。自稱席帽山人。江陰人。當至正間。被薦不就。避地吳淞江。適張氏據吳。東南之士。咸爲之用。逢獨高蹈遠引。及洪武初。徵召甚迫。又以老疾辭。著有梧溪集。逢少學詩於陳漢卿。得虞集之



傳。才氣宏敞。而不失謹嚴。集中載宋元之際忠孝節義之事甚備。每作小序。以標其崖略。足補史傳所未及。蓋其微意所寓也。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嘗學文於柳貫黃潛吳萊。學詩於余闕。至正辛丑。順帝用薦者言。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後至吳中。依張士誠。知士誠不足與謀。挈家泛東海。欲問道歸擴廓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明太祖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自裁。著有九靈山房集。良詩風骨高秀。迥出一時。晧懷宗國。慷慨激烈。發爲吟詠。多磊落抑塞之音。故其自贊謂歌黍離麥秀之詩。詠賸水殘山之句。蘇伯衡贊其畫象。亦謂其跋涉道途。如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如正則之自放云。

貢性之字友初。宣城人。尙書師秦之族子。元季以胄子除簿尉。後補閩省理官。洪武初。大臣以性之薦。性之避居山陰。更名悅。躬耕自給。以終其身。著有南湖集。其題畫馬詩云。記得曾陪仙仗立。五雲深處隔花看。題葡萄詩云。憶騎官馬過灤陽。馬乳纍纍壓架香。蓋惓惓不忘故國。又題陶靖節像曰。解印歸來尙黑頭。風塵吹滿故園秋。一生心事無人識。剛道逢迎愧督郵。其不事二姓之意。尤灼然可見。

顧瑛一名阿瑛。又名德輝。字仲瑛。崑山人。少輕財結客。年三十始折節讀書。與天下勝流相唱和。卜築玉山草堂。池館聲伎。圖畫器玩。甲於江左。風流文采。傾動一時。著有玉山璞稿。嘗自題其畫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舊時豪俠興。五陵衣馬洛陽街。紀其實也。楊循吉蘇談曰。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諸客。而詞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非獨以財故也。

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泰定四年進士。初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轉建德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及上而兵亂。遂不復仕。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明初命修禮樂書。旋以老病辭歸。著有東維子集。鐵崖古樂府。復古詩集。麗則遺音等書。樂府始於漢武。後遂以官署之名爲文章之名。至鮑照而始見奇矯。至李白而極於變化。幽豔奇詭。別出蹊徑。歧於李賀。元之季年。多效溫庭筠體。柔媚旖旎。全類小詞。鐵崖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敝而力矯之。根柢於青蓮昌谷。縱橫排奐。自闢町畦。其高者直突過古人。特其才務馳騁。意務新異。不免滋末流之弊。是在學者善擇之矣。

張昱字光弼。廬陵人。左丞楊旺扎勒鎮江浙。昱參謀軍府。官至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元

末棄官不仕。放浪山水。年八十三乃卒。著有可閒老人集。光弼才氣縱逸。其詩學出於虞集。故具有典型。如五王行春圖。歌風臺諸作。皆蒼莽雄肆。有沈鬱悲涼之概。天寶宮詞。葦下曲。宮中詞諸作。不獨詠古之工。且足備史乘所未載。

陳高字子上。溫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士。授慶元路錄事。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至正十六年。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庫。庫特穆爾於懷慶。密論江南虛實。庫庫特穆爾欲官之。會疾作卒。著有不繫舟漁集。子上文格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擅場。絕句亦不甚經意。其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季之錚錚者矣。

### (三) 詞家

詞體成於晚唐五代。而盛行於兩宋。極盛難繼。此亦自然之理。然元人去宋未遠。如趙松雪仇山村。張師道姚聖瑞陸牆東劉起潛等。皆日擊天水之亡。親濡染於宋季遺老。又如張伯雨張仲舉薩雁門等。薪火相傳。遠有端緒。故或則致慨於興亡之際。得靈均美人香草之遺。或則寄情於山水之間。繼志和青籟綠蕤之唱。聲辭並茂。足以追蹤南北宋名家者。未嘗無人。而好爲高論者。輒謂元代無詞。致

毛氏汲古閣刻宋詞六十一家之多。而元人乃無一焉。明珠大貝。聽其消沈。放言之害。一至於此。洎乎清末。長沙張氏臨桂。士氏歸安。朱氏始搜墜舉逸。次第刊行。於是元賢之詞。方得大顯於世。功不在顧俠君下。茲以限於篇幅。僅舉其犖犖大者。然已足證元無詞說之悠謬矣。

王惲仕履見前。著秋澗詞四卷。其點絳脣送董秀才西上云。楊柳青青。玉門關外三千里。秦山渭水。未是消魂地。坦臥東床。恐減風雲氣。功名際。願君著意。莫搵春閨淚。後庭花破子。晚眺臨武堂云。綠樹遠連州。青山壓樹頭。落日高城望。烟霏翠滿樓。木蘭舟。彼汾一曲。春風佳可遊。已有黃河遠上之概。而春從天上來。見故宮人感賦云。回頭五雲雙闕。恍天上繁華。玉殿珠櫺。白髮歸來。昆明灰冷。十年一夢無踪。寫杜娘哀怨。和淚點彈。與孤鴻等句。尤有無限興亡之感。樂府紀聞稱其效吳彥高作此詞。不引用故實。而澹宕可喜。不誣也。

劉因仕履見前。其菩薩蠻云。元龍未改當年氣。呼山臥向高樓底。今日到山村。青山故意昏。商歌聊一振。千里浮雲靜。老子氣猶豪。山靈未可驕。西江月山亭留飲云。看竹何須問主。尋村遙認松蘿。小車到處是行窩。門外青山屬我。張叟臘醅藏久。王家紅藥開多。相留一醉意如何。老子掀髯曰可。

念奴嬌憶仲良云。中原形勢東南壯。夢裏譙城秋色。萬水千山收拾就。一片空梁落月。烟雨松楸。風塵  
淚眼。滴盡青青血。平生不信。人間更有離別。舊約把臂燕南。乘槎天上。曾對河山說。前日後期今日  
近。悵望轉添愁絕。雙闕紅雲。三江白浪。應負肝腸鐵。舊遊新恨。一生都付長缺。近人况周儀謂其真摯  
語見性情。和平語見性養。洵精鑑不磨也。

劉秉忠字仲晦。邢州人。少爲僧。隨其師海雲入見。世祖遂留之。從世宗。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初。  
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卒贈太師。諡文正。追封常山王。著有藏春散人集。其點絳脣詞云。  
十載風霜。玉關紫塞都遊徧。驛途方遠。夜雨留孤館。燈火青燐。莫把吳鉤看。歌聲軟。酒斟宜淺。三盞  
清愁散。又云。古寺蕭條。十年再到經行路。舊題新句。總是關心處。睡起西軒。轉覺添幽趣。斜陽暮。淡  
烟疎雨。濕徧山前樹。又云。客夢初驚。雪晴風冷千山曉。塞烟沙草。又上郵亭道。石窟羅龕。爲我君應  
掃。何時到。放懷吟嘯。相伴山間老。仲晦奇人。不藉文章傳。而詞之工乃如是。

陸文圭仕履見前。其探春慢和心淵己巳元夕韻云。細草黏冰。疎林補雪。衰翁未覺春暖。曝背低  
簷。燎衣破竈。誰識舞臺歌館。樂事如今嬾。謝隣伴東招西喚。何消看試華燈。月光今夕圓滿。念昔繁

華帝里。侍鳳瑩夜遊。棚曉人散。迓鼓方催。韻簫正美。忽被西風吹斷。蕝蕝梅花落。忍聽得一聲羌管。懷古傷情。淚痕溼春衫短。悲愴故國。似讀蘭成哀江南賦矣。

姚雲文字聖瑞。高安人。宋咸淳進士。入元授承直郎。撫建兩路儒學提舉。有江村遺稿。其摸魚兒賦。良岳云。渺人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川梯洞層崖出。猶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折桃花扇。翠華天遠。悵莎沼瑩粘。錦屏烟合。草露泣蒼蘚。東華夢。好在牙橋瑤輦。書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臣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驚宮。又報鯨波淺。吟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衛。填不盡遺憾。蒼涼沈鬱。蘇辛後勁也。

張伯淳字師道。崇德人。宋末舉童子科。至元間。以薦除杭州教授。遷浙東道按察使知事。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有養蒙先生詞一卷。柳梢青賦。枯梅寄張郎中馬同知云。冷淡根荄。小春時候。兩蕊三花。戕向西湖。移來東閣。一任安排。絕憐瘦影橫斜。但宜在山巔水涯。花裏平安。嶺頭孤秀。榮悴爭些。按宣德七年重刊本養蒙集。有其曾孫銓跋云。伯淳爲安撫使。趙與崑塔。與崑子昂父也。伯淳自跋稱與內弟子昂。趙公同時。集中書梁中砥書卷云。子昂余所親。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伯淳撰。子昂書。則

伯淳之在元初。風流儒雅。固與天水王孫相伯仲也。

劉堽字起潛。號水村。南豐人。宋季隱居不仕。入元。以薦官延平教授。著有水雲村吟稿。附詞。其謁金門自序云。臨汝有歌者。稍慧。咸淳中。嘗與吟朋夜醉其樓。對予唱賀新郎詞。至劉郎正自當年少。更那堪天教賦與許多才調之句。笑謂予曰。古曲兒今日恰好使得。予因以此意作小調題壁。明日遂行。後二年。再訪之。壁間醉墨尙存。而人已他適矣。然舊詞多有見之者。姑錄於此。詞云。眉月小。紅燭畫樓歌繞。唱到劉郎頻笑道。古詞今恰好。深夜銀屏香鼻。明日雕鞍塵杏。一晌春風容易曉。三生思不了。溫柔旖旎。不減飛卿端已也。

仇遠仕履見前。著有無絃琴譜。其慶春宮詞云。江影涵空。山光浮水。畫樓直倚東城。落葉聲稀。歸鴻聲杳。晚風卻遞鐘聲。去天咫尺。祇疑是齊雲摘星。闌干凝佇。愁見垂楊。烟絮縈縈。官梅冷笑相迎。怕繁枝容易凋零。因念吟仙鶴去。斷橋誰賦疎清。染雲如黛。這雪意看看做成。有誰知得。庾信閒愁。陶令閑情。此詞用周美成清真詞原韻。則必依周舊譜可知。今以周詞相較。換頭第二句少一字。因念吟仙鶴去一句少二字。且當分作四字兩句。然詞意已足。或山村意爲變通歟。

趙孟頫仕履見前。侯文燦名家詞集。收松雪齋詞。較本集多十二闋。其虞美人浙江舟中云。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沈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淡淡鳥飛中。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煙波渺。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槎浮到日華東。又木蘭花慢和李筭房韻云。愛青山繞縣。更山下。水縈回。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舊日亭臺。梅花亂零春雪。喜相逢。置酒藉蒼苔。拚卻眼迷朱碧。慙無筆寫瓊瑰。徘徊。俯仰興懷。塵世事。本無涯。偶乘興來遊。臨流一笑。洗盡征埃。歸來算能幾日。又青回柳葉燕重來。但願朱顏長在。任他花落花開。邵復孺云。公以承平王孫。而嬰世變。黍離之悲。有不能忘情者。故長短句深得騷人意度。

盧摯仕履見前。其摸魚兒題雪樓先生歲寒亭詩卷云。爲君歌歲寒亭子。無煩洲畔鸚鵡。江山勝概風霜地。要近魯東家住。丘壑趣。應素愛昂霄老柏孤松樹。登高作賦。想白雪陽春。碧雲日暮。別有倚樓處。金閨彥。尙憶西清接武。年來喬木如許。團茅時復羲皇上。我醉欲眠卿去。歌欲舉。還自悟。君家琢就瓊瑤句。疎齋試與。倩倚竹佳人。湘絃赴節。涼滿北窗雨。

劉將孫仕履見前。著有養吾齋詩餘。其踏莎行閒游云。水際輕烟。沙邊微雨。荷花芳草垂楊渡。多



情移徙忽成愁。依稀恰似西湖路。血染紅箋。淚題錦句。西湖豈憶相思苦。只應幽夢解重來。夢中不識從何去。又阮郎歸舟中作云。斜陽江路柳青青。傳杯那放停。上船不記送人行。南風吹酒醒。江曲曲。路縈縈。月明潮水生。送將殘夢作浮萍。角聲何處城。殊有南唐風味。

劉敏中章邱人。至元中爲監察御史。累遷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簡。著有中庵集。附詩餘。其清平樂自序云。西野內翰奉使。寄示佳篇累幅。三韓山川風土之勝。了然目中。夫能以吟詠之樂。而忘其跋涉之勞。固君子之所尙也。披賞之餘。少答雅覲。且以奉旋旆一笑。詞云。雲窗月戶。水秀山奇處。畫裏二千里。一步哦詩一住。詩中却也思家。寄來滿紙烟霞。辦了皇華事業。做成冷淡生涯。與集中老病自戲南鄉子等調。均借儻可喜。

曹伯啓仕履見前。著有漢泉樂府。其醉江月次王君陽李敏之過龍門韻云。洪崖中斷。似層樓幻出。層檐疊脊。欲問真源。凌絕頂。安得乘風羽翮。勢利相忘。驅馳不憚。面背皆京國。源泉混混。恍如夾右碣石。遙想巢父襟懷。東溟烟霧裏。片帆如席。逸氣崢嶸。今老矣。惆悵劍門千尺。細草平沙。敝裘羸馬。長路無人識。家山回首。不應猶作行客。

姚燧仕履見前。有牧庵詞二卷。其虞美人牧庵卽事。爲李元素作云。竹風吹落疏疏雨。紈扇收殘暑。小軒蔕地細香來。莫是鄰家早有木犀開。玉環穿耳誰家女。自獻歌金縷。新聲和出紫檀槽。袖出烏絲。纔說要揮毫。綠頭鴨贈辛尙書家琵琶妾何氏。錦堂深。獸爐香噴沈烟。紫檀槽金泥花面。美人斜抱當筵。輕羅綬素肌瑩玉。近鸞翅雲鬢梳蟬。玉筍輕拋。魚文細撥。鳳皇飛上四條絃。牙板煩襟消盡。秋氣滿庭軒。今宵月。依稀向人欲鬪嬋娟。變新聲能翻舊曲。眼前風物淒然。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馬上愁思。江邊怨感。分明多向曲中傳。因無力。勸人金盞。須要倒垂蓮。小令如歐晏。慢詞近姜張。文人之詞。乃與專家競勝矣。

吳鎮字仲珪。嘉興人。自號梅花道人。著有梅花庵稿。其漁父云。紅葉村西夕照餘。黃蘆灘畔月痕初。輕撥棹。且歸歟。挂起漁竿不釣魚。又云。點點青山照水光。飛飛寒雁背人忙。衝小浦。轉橫塘。蘆花兩岸一朝霜。又云。醉倚漁舟獨釣鼈。等閒入海卽乘潮。從浪擺。任風飄。縮手懷中放却橈。此詞家逸品也。趙文字儀可。號青山。廬陵人。東湖書院山長。著青山詩餘一卷。其阮郎歸梨花云。冰肌玉骨淡裳衣。素雲生翠枝。一生不曉謫仙詩。雪香應自知。微雨後。禁烟時。洗妝君莫遲。東風不解惜妍姿。吹成

蝴蝶飛。鳳林書院草堂詩餘錄其瑞鶴仙劉氏園西湖柳云。綠楊深似雨。西湖上舊日情絲恨縷。風流似張緒。羨春風依舊年年眉嫵。宮腰楚楚。倚畫闌曾鬪妙舞。想而今似我零落天涯却悔相妒。病絕長秋去後。楊白花飛。舊腔誰譜。年光暗度。淒涼事不堪訴。記菩提寺路。段家橋水。何時重到夢處。況柔條老去。爭奈繫春不住。低徊宛轉。置之宋遺民汐社詞中。幾難辨別。儀可亦有心人哉。

虞集仕履見前。著有道園樂府一卷。其賀新郎自序云。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陳衆仲助教言乳燕飛華屋調。最宜時速度數曲。病其辭妙則聲劣。律穩者語逼。適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賦此詞云。丹荔明如火。想江城薰風乍透。繡簾青鎖。寶篆香銷初睡起。葉底流鶯又過。算幾度思歸未果。欲剪冰綃憑誰寄。恐腰圍漸減愁無那。臨岸曲。命輕舸。涼宵冉冉銀蟾墮。望清輝千里照人。霧低雲驪。準擬雕梁棲飛燕。早晚薪巢定妥。歎會少離多似我。留滯文園頭先白。念琴心久爲芳塵鎖。將舊恨。賦江左。觀其自序。知其所致力矣。

王旭字景初。東平人。家貧力學。教授四方。嘗爲碭山令所賓禮。與同郡王構。及永平王磐俱以文章名世。天下號爲三王。著有蘭軒集。惟四庫有輯本。近歸安朱氏刻其詞一卷。其大江東去離豫章舟

泊吳城山下云。南游三載。只江山不負中原詩客。萬里行裝無別物。滿意風雲泉石。牛斗星邊。靈樞縹緲。鬢影銀河溼。哀歌誰和。劍光搖動空碧。回首帝子長洲。洪崖仙去。風雨魚龍泣。海外三山何處是。黃鶴歸飛無力。天半佳人。袖中瑤草。日暮空相憶。乾坤遺恨。月明吹入長笛。吐氣如虹。想見其胸襟不凡。

薩都刺仕履見前。著有雁門詞一卷。其滿江紅金陵懷古云。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迹。但荒烟衰草。亂鴉斜日。玉樹歌殘秋露冷。胭脂井壞寒蟬泣。到如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小閣千云。去年人在鳳皇池。銀燭夜彈絲。沈水香消。梨雲夢暖。深院繡簾垂。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誰知。楊柳風柔。海棠月澹。獨自倚闌時。俊逸雅令。足以嗣響清真。

張翥仕履見前。著有蛻巖詞二卷。翥幼從父官於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於仇山村之門。故其詞筆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諸公之後。其沁園春廣陵九日與劉士幹成元璋泛舟邗溝云。何許登臨。路繞蕪城。岡連楚皋。愛流雲低響。歌催瓊樹。微波照影。人豔仙桃。松院移檜。柳橋攜袖。隨

處蘭舟且暫捐。秋無際。望空江雁遠。落木天高。不妨左手持螯。更右把金尊。送濁醪。歎雞臺草暗。涉然興廢。龍山烟冷。老矣英豪。白髮寧饒。黃花任插。要裹西風破帽牢。劉郎醉。把吳箋笑擘。試與題糕。

張雨事跡見前。著有貞居詞。其浪淘沙自序云。周晉仙諱文璞者。有詞云。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礴古梅邊。也信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晉仙宋南渡末名士。一號方泉老人。此詞鮮于困學每愛書之。百年後。方外士張雨追和一章。以爲笑樂。惜困學公不能爲我賞音。詞云。拋下杖頭錢。取次高眠。玉梅金縷孟家蟬。說著錢塘都似夢。嬾問游船。誰信酒壚邊。別有仙緣。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詞品之高。適如其人。

舒頔字道原。績溪人。年十五六。與同郡程文講明經史之學。後至元中。辟貴池教諭。秩滿。轉台州學正。遭逢世亂。奉親歸遁山中。嘗避寇巖谷。被執。頔正色叱賊。賊感而釋之。其詩盤鬱蒼古。不染纖巧。織紙之習。書法尤樸拙。識者以爲得漢隸法。學者稱貞素先生。著有華陽貞素齋集。附詞。其滿江紅自序云。時雪快晴。苗民攻宣。未克往來。郡邑間擾攘尤甚。憲府移司於徽。視而不問。歎時事之靡寧。哀生

靈之塗炭。因賦此曲。詞云。天也多情。巧幻出天河寒水。多態度悠悠颺颺。輕黏窗紙。萬里豈無祥瑞應。四方已在飢寒裏。把溪山好處縱模糊。須臾耳。江海闊。風塵起。狐兔狡。鷹鷂恥。假蠻夷威柄。侵漁而已。諸老忠良皆柱石。九重仁聖真天子。待明朝晴霽看青山。清如洗。其望治之思。溢於言表。

朱晞顏字景淵。長興人。著有瓢泉吟稿。詞附。其滿庭芳和趙仲敬詠雪云。剪水飛花。裁冰作絮。龍宮不管嚴寒。斜侵風帽。吟鬢忽衰殘。誰念梁園倦客。黃金盡作賦才慳。飄流久。寒欺敝褐。猶是馬蹄間。兒時曾從獵。呼鷹野外。落雁雲端。猛呼酒霜韉。溼徧紅鴛。倚馬酣歌秦妓。紫貂暖不上裘船。今遲暮。翩翩孤劍。寂寞渡桑乾。具有白石玉田風骨。

張埜字古夫。邯鄲人。著有古山樂府二卷。臨川李長翁序之云。僕遊京師。古山張公一見招置館下。燈窗雪案。披誦公所著樂章。湛然如秋空之不雲。燁然如春華之照谷。淒然如猿啼玉澗。昂然如鶴唳清霄。砉然如庖丁鼓刀。翩然如公孫舞劍。千變萬態。意高語妙。真可與蘇辛二公齊驅並駕。其八聲甘州戊申再到西湖云。憶湖光醉別幾春秋。飄泊京師。恨無窮烟水。無情歲月。無限相思。萬里風沙夢覺。山色碧參差。忙對玻璃鏡。照我塵姿。欲寫從前離闕。便安排畫舸。準備新詩。見六橋遺構。烟雨強



邵亨貞字復孺號清溪華亭人有蛾術詞選四卷有隆慶壬申四明沈良臣後序稱復孺元末人博通敏贍雖陰陽醫卜佛老書靡不精數訓導松江府學以子誥誤戍潁上久乃赦還卒年九十三自著者名埜處集其摸魚子吳門客中九日次魏彥文韻云雁來時晚寒初勁青燈搖動窗戶商聲暗起鄰牆樹觸景亂愁還聚秋又暮奈四野淒涼無處無笳鼓狂吟醉舞記滿帽簪花分籌藉草騎馬忘歸路懷人遠有恨憑誰寄語虛名長是相誤天涯節序渾非舊留得滿城風雨心萬縷漫自喜孤高不惹沾泥絮羈懷倦訴好分付兒曹耘耜三徑早晚賦歸去集中慢詞大率類此均饒有二窗筆致誰謂詞衰於元耶

#### (四) 曲家

元之文學見重於世者曲也曲之爲藝雖曰小道其難實倍於詩詞何以言之詩之近體求其格律聲調古體求其氣韻風骨而已欲與漢魏唐宋作家馳騁文壇固非易事若論初步則平仄妥適格調工穩已斐然可觀至詞雖有短調中調長調之別苟能清詞麗句悉中律調則步武花間繼蹤兩宋非難事也曲則不然由小令而散套而雜劇而傳奇遞推遞進歷一境自有一境之程作曲者於平仄



四聲而外。又須顧及字之清濁高下。宜陰者不可填以陽聲。宜陽者不可填以陰聲。此種束縛。一似重繭。加以曲牌名目。千百類聚。宮調配屬。南北異宜。一有乖違。千夫指摘。苟非洞明竅要。不足以言曲也。顧作曲如是之難。幾令人望塵卻步。然明於箇中三昧。亦有樂事可尋。譬如帝王神仙。非凡人所能爲也。而作曲者。不妨以一身兼之。時而帝王。則萬國衣冠。綸綍立施。時而神仙。則九天珠玉。咳吐生風。推而至於萬彙品類。莫不出之以維妙維肖之言論。所謂以生花燦舌之筆。寄其怡情悅性之趣者是也。且其定律。亦有較他種文字爲寬者。例如作賦。通篇不得有重韻。曲則不拘也。往往前曲所押之韻。於後曲中重押。不足爲病。又詩文作法。須一意到底。曲則以齟之關目爲變化。故曲文前後不連屬。不相害也。是曲律雖嚴。未嘗不有通融之處。凡此準則。皆是元人倡之。元人之曲。上自士大夫。下至倡夫。無不爲也。爲之未嘗不工。風飄雲舉。遂擅一代之長。後之談文學史者。乃與楚騷漢賦唐詩宋詞。連類而並稱。有以哉。

元之曲。皆有所本。宋之詞及大曲。爲其胚胎。金之院本。搦彈詞。爲其雛形。試分別言之。小令則作曲一支。與詞無甚區別。僅詞句間加以襯字而已。聯散曲而成一套。謂之散套。散套所用曲牌。在一宮

調中。審其緩急。定其先後。或用尾聲。或不用尾聲。其連絡次序。與宋之大曲相彷彿焉。雜劇則一本四折爲通例。五折爲變例。在一折中。必一調一韻。與散套無異。扮演劇文。與院本無異。有白有唱。與搦彈詞無異。所異者。其體爲代人立言也。至於聯數十套之曲。匯成一本。是曰傳奇。傳奇之作。南曲爲多。體製自由。(一)齣目之多少不拘。(二)每齣無一定之宮調。視排場爲轉移。(三)破一人獨唱之例。(四)楔子易以家門。(五)篇末必有下場詩。此體盛行。已在元末。要而言之。小令散套。則爲自抒胸襟之作。雜劇傳奇。則全是代人立言之作。此其大別也。其間作者。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云。元初名臣中。有作小令套數者。唯雜劇之作者。大抵布衣。否則爲省掾令史之屬。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數者。而作雜劇者。則唯漢人。蓋自金末重吏。自掾史出身者。其任用反優於科目。至蒙古滅金。而科目之廢。垂八十年。爲自有科目來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筆吏無以進身。則雜劇家之多爲掾史。固自不足怪也。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及臧懋循元曲選序。均謂蒙古時代。曾以詞曲取士。其說固誕妄不足道。余則謂元初之廢科目。卻爲雜劇發達之因。蓋自唐宋以來。士之競於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廢之。彼其才力無所用。而一於詞曲發之。且金時科目之學。最爲淺陋。此種人士。一旦失

其業固不能爲學術上之事。而高文典冊。又非其所素習也。適雜劇之新體出。遂多從事於此。而又有二天才出於其間。充其才力。而元劇之作。遂爲千古獨絕之文字。据是言之。則元劇之發達。轉因科舉之廢。遂使蒙古異族。入主中夏。亦得文學之光榮。此事之不可逆料者也。余嘗讀元鍾嗣成錄鬼簿。知其盛衰。可分三時期也。(一)蒙古時代。自太宗取中原。至世祖至元一統之初。此四十餘年。作者最盛。著作之存留亦多。卽鍾書所謂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二)一統時代。自世祖至元十六年。至順帝後至元時。此五十餘年。除二三名家外。不多覩焉。卽鍾書所謂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三)爲順帝至正二十七年間。作者更罕。作品亦如強弩之末。卑卑不足道矣。卽鍾書所謂方今才人相知者。及聞名而不相知者也。綜是三時。較而錄之。亦一代文學得失之林也。爰本錄鬼簿。參以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將其作家。擇要而陳。至於作品。則小令套數。間登一二。雜劇則限於篇幅。取其一二支。聊作管中之窺豹云爾。

劉秉忠。仕履見前。秉忠自遇世祖。功名事業。載在史冊。茲可無論矣。其詞曲亦婉麗可誦。其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秋江上。」此爲秉忠

自度曲詠乾荷葉。卽用乾荷葉爲牌名。猶是唐辭之意。又有一首弔南宋云。「南高峯。北高峯。慘淡煙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此爲借腔別詠。其曲悽惻感慨。千古寡和。又三奠子曲云。「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雁。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回家。（么篇云）壺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亦如置身羲皇以上。而無與塵世之紛華也。

商挺。字孟卿。別字左山。曹州濟陰人。其先本姓殷氏。避宋諱改焉。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游。元初爲行臺幕官。爲京兆宣撫司郎中。中統元年。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遂僉行省事。明年。進參知政事。坐言事罷。起爲四川行樞密院事。累遷副使。十年。出爲安西王相。十五年。王薨。十七年。王府相罷。坐事得免。二十年。復爲樞密副使。尋以疾辭。二十五年薨。年八十。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文定。元初西北鉅公。如楊西菴之蘊藉。姚雪齋之才鑒。王鹿菴之品潔。一世。商左山之疑重朝右。皆爲詞林所宗。惜全集散亡。未窺全豹。而左山作。流傳更少。今錄其數曲。俾讀者知元朝文章氣運之盛。皆開國諸公有以啓之也。散曲有步步嬌十九首最著。今錄其四。「綠柳

青青和風蕩。桃李爭先放。紫燕忙。隊隊銜泥戲雕梁。柳絲黃。堪畫在幃屏上。」又云。「悶向危樓凝眸望。翠蓋紅蓮放。夏日長。萱草榴花競芬芳。碧紗窗。堪畫在幃屏上。」又云。「敗柳殘荷金風蕩。寒燕聲嘹唳。閑盼望。紅葉皆因昨夜霜。菊今黃。堪畫在幃屏上。」又云。「暖閣偏宜低低唱。共飲羊羔釀。宜醉賞。金池蠟梅香。雪飛揚。堪畫在幃屏上。」

王元鼎字里無考。以曲得重名。有折桂令一支。詠桃花馬云。「問劉郎驥控亭槐。覺紅雨蕭蕭。亂落蒼苔。溪上籠歸。橋邊洗罷。洞口牽來。搖玉轡春風滿街。摘金鞍流水天台。錦繡毛胎。嘶過玄都。千樹齊開。」時歌兒郭氏順時秀者。爲劉時中所賞。與元鼎交密。偶有疾。思馬版腸充饌。元鼎卽殺所騎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爲佳話。(後繡襦記借用此事)其時中書參政爲阿魯溫。尤屬意於郭。至則戲謂之曰。我比王元鼎何如。對曰。參政宰相也。元鼎才人也。變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詠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阿魯溫大笑而罷。事見堯山堂外記。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元初。起爲幕官。官至參知政事。諡文獻。有西菴集。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花柳芳妍。茲錄其小桃紅詠採蓮女三支。其一云。「採蓮湖上採蓮嬌。新月凌

波小。記得相逢對花酌。那妖嬈。殢人一笑千金少。羞花閉月。沉魚落雁。不恁也魂消。其二「採蓮人唱採蓮詞。洛浦神仙似。若比蓮花更強似。那些兒。多情怕解風流事。淡粧濃抹。輕鬟微笑。端的勝西施。」其三「採蓮湖上採蓮人。悶倚蘭舟問。此去長安路相近。恨劉晨。自從別後無音信。人間好處。詩箋酒令。不管翠眉顰。」

蓋志。字西村。盱眙人。官至學士。正音譜。評其詞如清風爽籟。生平以散曲著名。其越調小桃紅。鯨川八景八首。又雜詠八首。仙呂醉中天八首均佳。茲錄醉中天第一支。以見一斑。詞云。「粉面如花朵。雲髻縮香螺。眉拂春山翠碧波。唇墜櫻桃顆。一捻腰肢嫵娜。宜行宜坐。強如月裏姮娥。」

胡紫山。以字行。又號少凱。籍貫失考。官至宣慰使。正音譜評其詞。如秋潭孤月。詞不多見。時有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爲當時第一。紫山極鍾愛之。嘗譜沉醉東風一支以贈云。「錦織紅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由是其名益彰。

張養浩。字希孟。號雲莊。濟南人。官至陝西行臺中丞。諡文忠。有歸田類稿。正音譜評其詞如玉樹

臨風。茲錄其中呂紅繡鞋。警世二首。其一「纔上馬齊聲兒喝道。只這的便是那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裏恰心焦。禍來也何處躲。天怒也怎生饒。把舊來時威風不見了。」其二「正膠漆當思勇退。到參商纔說歸期。只恐范蠡張良笑人癡。腆著胸登要路。睜著眼履危機。直到那其間誰救你。」其胸懷恬退。有如此者。

盧摯仕履見前。摯不僅以詩文見長。所作詞曲。亦疏朗有致。與劉秉忠齊名。有珠簾秀者。爲當時官伎。摯於送別時。曾作雙調落梅風一支云。「纔歡悅。又間別。痛殺俺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可謂一往情深矣。然摯不第以情韻見長。亦有感喟蒼涼之作。其折桂令懷古十八支。類皆感慨淋漓。茲錄其鄴下懷古一首。「笑征夫伏櫪悲吟。才鼎足功成。銅爵春深。鼓動歌殘。天愁夢斷。明月西沈。算只有韓家書錦。對山川輝映來今。喬木空林。幾度西風。感慨登臨。」

姚燧仕履見前。燧以古文詞名世。曲則不經見。顧其所作。亦婉麗可誦。其寄征衣凭欄人曲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里難。」深得詞人三昧。其雙調撥不斷春景。亦佳。詞云。「草萋萋。日遲遲。王孫士女春遊戲。宮殿風微燕雀飛。池塘沙暖鴛鴦睡。正值著養花天。」

氣。」

徐琬。字子方。號容齋。一號養齋。又自號汶叟。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獻。其怨別一套甚佳。篇長不備錄。茲錄其尾聲。「幾時得柔條兒。再接上連枝樹。暖水兒重溫活比目魚。那的是着人斷腸處。牕兒外夜雨。枕邊廂淚珠。則我這一點芳心。做不得主。」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人。康里。卽漢高車國也。父燕真。從世祖征伐有功。不忽木。姿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東宮。師事贊善王恂。祭酒許衡。至元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終世祖世。拜平章政事。成宗卽位。拜昭文館大學士。大德四年卒。武帝時追謚文貞。正音譜評其詞如閒雲出岫。其辭朝散套中鵲踏枝云。「醉江樓。臥山丘。淡笑虛名。小子封侯。仕路上爲官倦手。沉埋了錦帶吳鉤。」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要是不可及。

趙孟頫。仕履見前。孟頫以故國王孫。作新朝顯宦。風流文采。輝映一時。世傳其嘗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作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有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



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捻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叶果）「此詞各家筆記。多已載過。所以不忍棄者。以其詞妙也。惟不知曲名耳。」

白无咎。字里未詳。官學士。正音譜評其詞如太華孤峯。又云。子然獨立。巋然挺出。若孤峯之插晴昊。使人莫不仰視也。宜乎高薦。无咎以散套名。無劇。其鸚鵡曲尤爲人傳誦。詞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箇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煙雨。（么篇云）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歸去。筆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

馮子振。字海粟。攸州人。自號怪怪道人。仕爲承事郎。集賢待制。與天台陳孚剛中友善。剛中極敬畏之。自以爲不可及。子振所作曲至多。以和白无咎鸚鵡曲爲最著。其自序云。「余壬寅歲留上京。有北京伶婦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爲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箇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此一節又難下語。諸公舉酒索余和之。以汴吳上都天京風景試續之。」今摘錄一支。山亭逸興云。「嗟峨

峯頂移家住。是箇不啣樵父。爛柯時樹老無花。葉葉枝枝風雨。（么篇云）故人曾喚我歸來。却道不如休去。指門前萬疊雲山。是不費青蚨買處。「洵戛戛獨造語。」

虞集仕履見前。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有歌兒順時秀者。唱折桂令。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集愛其新奇可喜。時席上適談及三國蜀漢事。卽依調賦之云。「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瀟。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笑賦歸歟。」兩字一韻。平仄通押。較一句兩韻者。其難倍蓰矣。先生道義文章。照耀千古。出其餘緒。尤能工妙若此。洵乎天才不可多得也。

鮮于樞。字伯機。漁陽郡人。至元間。爲浙江行省都事。官至太常典簿。有困學齋集。樞以書名擅一代。文章政事。皆爲所掩。卽以政事論。任行省都事時。意氣雄豪。晨出載筆牘。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拂袖而去。亦可見其風骨。至於文章。則虞道園曾題其畫像。謂「斂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蔡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忤。」可以想其風致矣。所作散曲不多。八聲甘州。江天暮雪一套。最著名。太和正音譜載其大安樂一支。今錄之。詞云。「後人笑我愚和戇。瀟湘影裏且徜徉。」

不談劉項與孫龐。近小窗。誰羨碧油幢。一子去矜。字必仁。平生以散曲著。堯山堂外紀。錄其寒兒令一支。甚佳。詞云。「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釣叟誰稱。農父誰名。去就一般輕。五柳莊。月白風清。七里灘。浪穩潮平。折腰時心已媿。伸脚處。夢先驚。聽千萬古聖賢評。」餘不多見。正音譜評其詞如奎壁騰輝。嘗與海鹽楊氏昆仲善。（長國材。次少中。爲康惠公之子。）盡以樂府作法授之。故楊氏家樂。有海鹽腔之名。皆去矜教之也。

劉致。字時中。號逋齋。石州寧鄉人。廣東懷集令彥文子。致初任永新州判。歷翰林待制。出爲浙江行省都事。卒。貧無以爲葬。王真人壽衍。躬往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忘。其曲以水仙子四支。最著盛名。自序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玉局翁詩也。填詞者竊其意。演作世所傳唱水仙子四首。仍以西施二字爲斷章。崧麓有樵者。聞而是之。卽以春夏秋冬賦四章。命之曰西湖四時漁歌。其約首句韻。以兒字時字爲之。次西施二字爲句絕。然後一洗而空之。邀同賦。謹如約。」今錄其曲云。「湖山堂下鬧竿兒。爛熳韶華三月時。朝來風雨催春事。把鶯花攔斷死。映蘇隄紅綠參差。淺絳雪緘桃萼。嫩黃金搓柳絲。風流呵。鬪草的西施。」又云。「蝦鬚籠捲

水亭兒。玉枕桃笙睡起時。荷香勾引薰風至。掬清漣。雪藕絲。嫩涼生。璧月瓊枝。鸞刀切銀絲。蟻香浮碧玉卮。受用呵。避暑的西施。」又云。「西風逗入北窗兒。一扇新涼暑退時。白蘋紅蓼多情思。寫秋光無限詩。占平湖樹抹胭脂。雲擁扇。青搖柄。粟飄香。金綴枝。快活呵。翫月的西施。」又云。「梅花初試膽瓶兒。正是逋郎得句詩。同雲把斷山中寺。軟香塵不到此。怯清寒。林下風姿。侵素體。添肌粟。妬雲鬢。老冰絲。清絕呵賞雪的西施。」

賈雲石。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賈只哥。雲石遂以賈爲氏。號酸齋。年十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趨捷。稍長。折節讀書。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一日。解所綰黃金虎符。讓弟忽都海涯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俄選爲英宗濟邸說書秀才。仁宗踐祚。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乃稱疾辭。還江南。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贈集賢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諡文靖。酸齋晚年。爲文日邃。詩亦冲淡。草隸等書。變化古人。自成一家。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

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洞花幽草。蓋二妾名也。酸齋休官辭祿後。或隱屠沽。或侶樵牧。常於臨安市中。立碑額。貨賣第一人。間快活丸。人有買者。展兩手大笑示之。領其意者。亦笑而去。一日。錢塘數衣冠十人。游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應聲曰。泉泉泉。亂迸珍珠個個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其依隱玩世多類此。生平不作雜劇。以套數小令著。正音譜評其詞如天馬脫羈。時與徐再思甜齋齊名。後人集之。名曰酸甜樂府云。

薩多刺。仕履見前。薩以詩名。曲亦不愧作家。正音譜評其詞。如天風環珮。其所作伎女蹴鞠一套。最脛灸人口。中有梁州第七一支尤佳。詞云。「素羅衫垂彩袖低籠玉筍。錦勒襪襯烏靴款蹴金蓮。占官場立站下人爭羨。似月殿裏飛來的素女。甚天風吹落的神仙。拂花露榴裙住萼。滾香塵繡帶蹁躑。打着對合扇拐全不斜偏。踢着對鴛鴦扣且是輕便。對泛處使穿賺抹膝的擯搭。揆俊處使拂袖沾衣的撇演。妝翹處使迴身出鬢的披肩。猛然笑喘。紅塵兩袖纖腰倦。越豐韻。越嬌軟。羅帕香勻粉汗妍。拂落花鈿。」讀此詞。可謂形容盡致矣。

楊梓。字失考。海鹽澉浦人。至元末。以從征爪哇功。爲安撫總使。後爲杭州路總管。卒諡康惠。梓性節俠風流。尤善音律。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思諫。皆其手製。教家僮歌之。州人傳其家法。以能歌聞於浙右。卽俗所謂淡鹽腔也。今錄其豫讓吞炭第四折中呂上小樓。「說着呵。心頭怒擁。無處發送。恨塞長空。氣結秋雲。淚灑西風。將俺主公頭作器皿。筵前使用。則你道波俺這爲的痛也不痛。(么)你道順天者昌。逆天者凶。我怎肯二意三心。背義忘恩。有始無終。者麼。教鼎鑊烹鐵鉞。誅凌遲苦痛。休想俺這鐵心腸。半星兒改動。」

右名公鉅卿。於文章政事外。寓情樂府。出其緒餘。亦能刻畫宮商。以爲娛樂。蓋由於和順積中。英華自然發於外也。最而錄之。以冠斯篇。

庾天錫。字吉甫。大都人。中書省掾。除員外郎。中山府判。正音譜評其詞。如奇峯散綺。所作雜劇十五種。今皆不傳。惟南昌懷古一套。尙存。陽春白雪中。錄見一班。(商角調黃鶯兒)懷古懷古。物換千年。星移幾度。想當日帝子元嬰。閻公都督。(踏沙行)彩射龍光。雲埋鐵柱。迷津烟暗。度水平湖。高士祠堂。旌陽殿宇。洪恩路。藕花無數。(蓋天旗)殘碑淋雨。留得王郎佳句。信步攜筇。登臨閒埽。雁驚寒。

衡陽浦。秋水長天。落霞孤鶩。（應天長）東接吳。南甸楚。紺塢荒邨。蒼烟古木。俯挹遙岑。傷未足。夕陽暮。空無語。昔人何處。（尾聲）孤塔插晴空。高閣臨江渚。棟飛南浦雲。簾捲西山雨。觀勝概。壯江山。歎鳴鑾。罷歌舞。

馬致遠。字東籬。江浙行省務官。所作雜劇有十四種。今存者。爲青衫淚。岳陽樓。陳搏高臥。漢宮秋。薦福碑。任風子六種。正音譜評其詞如朝陽鳴鳳。又云。「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羣英之上。」當時樂府。盛稱關馬鄭白。關爲關漢卿。馬爲馬東籬。鄭爲鄭德輝。白爲白仁甫。四家之詞。直如鈞天韶武之音。後有作者。不易及也。臧晉叔元曲選。所錄四家詞至多。學者可以讀之。漢卿仁甫事蹟已見金代。東籬以秋思一套負盛名。周德清評爲元人之冠。錄之如下。「（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一夢。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一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知他是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莫太奢。沒多時好天良夜。看財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青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休笑俺巢鳩計拙。葫蘆提一恁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離亭宴帶歇拍煞）蛩吟一覺纔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息。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分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此外如越調天淨紗一支。直空今古詞云。「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秋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明人最喜摹倣此曲。而終無如此自然。故余以爲不可及者此也。

李直夫。女真人。德興府住。卽蒲察李五。官至湖南廉使。與元明善交好。正音譜評其詞如梅邊月影。作劇十二種。今僅存虎頭牌一種。今錄其第四折第一支（正宮端正好）則爲他誤軍期。遭殘害。依國法斷的明白。尋思來這莽親尊長多妨礙。俺今日謝罪也在宅門外。

李壽卿。名無考。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正音譜評其詞如洞天春曉。又云。「其詞雍容典雅。變化幽玄。造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所作雜劇十種。今存伍員吹簫月明和尚二種。今錄伍員吹



簫第四折第一支。（雙調新水令）「困紅塵十載受驅勞。常記得走樊城那時年少。雖不能千金酬節俠。我也曾四海結英豪。投至得末尾三梢。不覺的頭上老來到。」

宮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鈞臺書院山長。爲權豪所中。事獲辨明。亦不見用。卒於常州。鍾嗣成云。先君與之莫逆交。故余常得侍坐。見其吟詠。文章筆力。人莫能敵。樂章歌曲。特餘事耳。正音譜評其詞如西風雕鷲。又云。「其詞鋒穎犀利。神彩燁然。若健翻摩空。下視林藪。使狐兔縮頸於蓬棘之勢。」所作雜劇六種。今存范張雞黍。

李致遠。仕履不詳。有雜劇一種。曰還牢末。散曲除樂府羣玉所載小令外。太平樂府載散套四套。正音譜評其詞如玉匣昆吾。今錄其朝天子秋夜吟一首。「梵宮晚鐘。落日蟬聲送。半規涼月半簾風。騷客情尤重。何處樓臺笛聲悲動。二毛班。秋夜永。楚風幾重。遮不斷的相思夢。」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爲人方直。不妄與人交。卒葬西湖。所作聲振閭閻。伶倫輩稱鄭先生。皆知其爲德輝也。正音譜評其詞如九天珠玉。又謂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雜劇有十九種。今存梅香。周公攝政。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四種。德輝所

作王粲登樓一劇。其中迎仙客一支。極脗炙人口。詞云。「雕簷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玉闌大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至其所作情詞。亦自令點可喜。如鬪梅香第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又六么序。「却原來羣花弄影。將我來誑一驚。」此等語何等蘊藉。又大石調初問口一支內云。「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叶稿音）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又好觀音一支內云。「上覆你個氣咽聲吞的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叶跑音）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又第三折用越調小桃紅。卽爲南曲先聲也。詞中有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個熱莽也沈東陽。」又調笑令云。「擘面的便搶白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沒攔擋。都噴在那生臉上。嚇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正是尋常說話。略帶諷訕。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手筆。又倩女離魂一劇。有聖藥王一支云。「近蓼花。纜釣槎。有枯蒲衰草綠兼葭。過水涯。傍淺沙。遙望見煙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句。清麗流便。全是本色。

金仁傑。字志甫。杭州人。鍾嗣成云。余自幼時聞公之名。未得與之見也。公小試錢穀。給由浙江。遂一見如平生歡。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天曆元年戊辰冬。授建康崇寧務官。明年己巳正月叙別。三月其二子護樞來杭。知公氣中而卒。嗚呼惜哉。作淩波曲以悼之。詞云。「心交元不問親疏。契飲那能較有無。誰知一上金陵路。歎亡之命矣夫。夢西湖何不歸歟。魂來處。反故居。比梅花想更清癯。」仁傑作品。雖不奇麗。而其大概。多有可取焉。正音譜評其詞如西山爽氣。作劇七種。今存蕭何追韓信一種。

鮑天佑。字吉甫。杭州人。錄鬼簿云。初業儒。長事吏。簿書之役。非其志也。跬步之間。惟務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編撰。多使人感動咏歎。余與之談論節要。至今得其良法。才高命薄。今猶古也。竟至崑山州吏而止。正音譜評其詞如老蛟泣珠。作劇八種。皆不存。其正宮白鶴子一支。見欽定曲譜。標目爲尸諫。衛靈公第四折之一。亟錄之。以見其鱗爪焉。詞云。「四邊風凜冽。一望雪模糊。行過小溪橋。迷卻前路。行行裏心恍惚。前進也。意躊躇。我則道斷岸有舟橫。卻元來野水無人渡。」

周文質。字仲彬。其先建德人。後居杭州。因家焉。體貌清癯。學問該博。資性工巧。文筆新奇。家世業儒。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調。諧音律。性尙豪俠。好事敬客。元統二年卒。有雜劇四種。教女兵。杜

韋娘。蘇武還鄉。唐莊宗均不存。所作散曲。見樂府羣玉。套曲見太平樂府。正音譜評其詞如平原孤雉。今錄其思憶一套。「(雙調新水令)落紅風裏不聞聲。嘆東君漸成薄倖。卻豔冶。又飄零。葉底殘英。剛留住。惜花性。(喬牌兒)對景愁倍增。追思舊行徑。蘇卿偏識臨川令。悄心腸。忒志誠。(風入松)笑將風月好前程。輕付與俊書生。奈春晴庭院關不定。被東風吹滿宸京。隱隱仙姬去也。悠悠環佩無聲。(撥不斷)柳青青。竹亭亭。觀絕樓頭瀟瀟景。想盡花間怯怯情。添沉心上厭厭病。都只爲剖釵分鏡。(一定銀)寂寂黃昏戶半扃。猶立閑庭。誰道下一言爲定。俺執手到數千回。剗地孤零。(離亭歇指煞)相逢常約西廂等。到來不奉東牆命。無言暗省。秦樓何夕彩雲回。瑤琴昨日冰絃斷。碧天今夜孤星耿。露寒衣袂輕。風定簾籠靜。偏覺更長漏永。香消不暖夢蝶魂。月明應攪幽禽宿。燈青偏照離鸞影。誰將才子情。說與佳人聽。今夜裏休來俺夢境。從知道枕兒單。也填不得被兒冷。」其豔麗處。不減西廂。

吳仁卿。字弘道。號克齋。人以克齋先生稱之。蒲陰人。歷任府判致仕。其所作金縷新聲。及雜劇五種。均失傳。正音譜評其詞如碧山明月。其佳可知也。今錄其越調詠元宵四支。「(紫花兒序)香馥

覆綺羅。還往。密而市。車馬喧闐。光灼灼。燈月交輝。滿街上。王孫貴子。相攜着。越女吳姬。偏宜。鳳燭高張。照珠履。果然豪貴。只疑是。洞府神仙。閑遊在。閬苑瑤池。（小桃紅）歸來梅影小窗移。蘭麝香風細。翠袖瓊簪兩行立。捧金杯。絳綃樓上笙歌沸。冰輪表裏。通宵不寐。是愛月。夜眠遲。（金蕉葉）拚沉醉。頻傾綠蟻。恣賞翫。朱簾掛起。歌舞動。歡聲笑喜。一任銅壺漏滴。（尾）須將酩酊酬佳致。樂意開懷。耍喜。但願歲歲賞元宵。只這的是。人生落得的。」其描寫燈節景物。歷歷如繪。可喜也。

張可久。字小山。一作張伯遠。字可久。號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生平不作雜劇。以散曲著名。著有北曲聯樂府三卷。外集一卷。補遺一卷。吳鹽一卷。蘇堤漁唱一卷。小山小令二卷。終元一代。作曲之多。無出其右。余最愛其一半兒調。清詞麗句。最擅勝場。茲錄之如下。秋日宮詞云。「花邊嬌月靜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閒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又云。「數層秋樹隔雕簷。萬朵晴雲擁玉蟾。幾縷夜香穿繡簾。等潛潛。一半兒開門。一半兒掩。」又酬耿子春海棠詞云。「海棠香雨污吟袍。薜荔空牆閒酒瓢。楊柳曉風涼野橋。放詩豪。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又云。「梅枝橫翠暮寒生。花淡紗窗淺月明。人倚畫樓羌笛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皆佳句也。正音譜評其

詞如瑤天笙鶴。又云。「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豔。有不喫煙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材。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皋之眼相之。」其欽佩有如此者。

曹明善。衢州路吏。甘於自適。鍾嗣成稱其樂府華麗自然。不在小山之下。卽賦長門柳二詞者。詞云。「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復離別。攀折更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又云。「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樹。行人折嫩條。燕子銜輕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按以上二詞。見堯山堂外紀七十四卷。謂伯顏擅權之日。刻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皆以無罪見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錄二曲以風之。大書揭於午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云。

高克禮。字敬德。一說字敬臣。號秋泉。河間人。以蔭入仕。曾任縣尹。官至慶元理官。治政以清淨爲務。不爲苛刻。以簡澹自處。所作小曲樂府。極爲工巧。茲錄其黃鶯徹過慶元貞一支。「燕燕別無甚孝順。哥哥行在意殷勤。三納子籐箱兒問肯。便待要錦帳羅幃就親。諛得我驚急列。驀出臥房門。他措支刺扯住我皂羅裙。我軟兀刺好話兒倒溫存。一來怕夫人。情性狠。二來怕誤妾百年身。」中多白話。此

元曲本色也。

張鳴善揚州人。任宣慰司令史。正音譜評其詞如彩鳳刷羽。又云。「藻思富瞻。爛若春葩。郁郁焰焰。光彩萬丈。可以爲羽儀詞林者也。誠一代之作手。宜爲前列。」所作雜劇二種。一爲包待制判斷煙花鬼。二爲黨金蓮夜月瑤琴怨。今不傳。小令除見輟耕錄及堯山堂外紀外。正音譜載有二曲。一北正宮脫布彩云。「草堂中夏日偏宜。正流金燦石天氣。素馨花一枝玉質。白蓮藕兩彎瓊臂。」二小梁州云。「門外紅塵袞袞飛。飛不到魚鳥清溪。綠陰高柳聽黃鸝。幽棲意。俗客幾人知。山林本是終焉計。用之行舍之藏兮。悼後世。追前輩。對五月五日。歌楚些。弔湘纍。」此協律之曲也。

右爲省掾臺屬。除張可久等一二人外。皆雜劇名家。想其退食自公。屏居斗室。創爲悲歡離合之人事。吐其引商刻羽之雅詞。不亦令人生羨乎。表而出之。用誌一代文學之盛焉。

王鼎。字和卿。大都人也。與關漢卿同時。且相識。和卿數譏謔關。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一日。王忽無疾而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乎。或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鼻。咸發一大嚏。(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

膿水。謂之噪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噪。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還得一籌。關亦不與辨也。和卿滑稽佻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蝶。其大異常。或以爲仙蝶。燒玉賦小曲一支。和卿遂拈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誑殺尋芳蜜。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捩過橋東。」又妓有於浴房中被打者。訴苦於王。王作撥不斷一支云。「假胡伶。聘聰明。你本待洗腌臢。倒惹得不乾淨。精尻上勻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藥。剛糊定。早難道假裝無病。」其所作諸詞。談諧雜出。多半類此。

高文秀。東平人。府學生。蚤卒。正音譜評其詞如金瓶牡丹。所作雜劇三十四種。今存雙獻功。蔣范叔。遇上皇三種。所作散曲不多見。僅北宮詞紀卷五。有惜花春起早一套。餘則正音譜載其南昌草池春一支。聯叙古人名入曲。頗新奇。詞云。「自思忖。自議論。從混沌初分。耕田隱姓伊尹。聚螢讀書車胤。會稽擔柴買臣。淮陰乞食韓信。太公垂釣渭濱。伍員吹簫吳郡。孔子絕糧在陳。顏回甘貧守分。王陵沽酒待賓。相如題橋發憤。蕭何司吏出身。樊噲屠戶得連。高祖元是庶民。光武居在村鎮。自古來朝中賢人。關外將軍。登基明君。開國功臣。誰不生在白屋寒門。當日蘇秦。幾曾胎胞裏。便帶黃金印。千丈志。一



跳身。獨步青雲。須爲將相。定立功勳。」

王實甫名無考。大都人。事實不概見。正音譜評其詞如花間美人。又云。「鋪叙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采蓮洛浦。」所作雜劇十三種。今存二種。一西廂記。二麗春堂。西廂記之豔麗。臻於絕頂。金人瑞列之才子書中。以與左莊騷遷杜律相並。其名貴可知。無待贅述。（金多竄改。余別有論著。）而麗春堂亦甚佳妙。其第一折首數支。極冠冕堂皇。錄之如下。（仙呂點絳脣）破虜平戎。滅遼取宋。中原統建。四十里金墉。率萬國來朝貢。（混江龍）端的是走輪飛鞚。車如流水馬如龍。綺羅香裏。簫鼓聲中。盛世黎民歌歲稔。太平聖主慶年豐。正遇着蕤賓節屆。今日個宴賞羣公。光祿寺醞江釀海。尙食局炮鳳烹龍。教坊司趨踏妓女。仙音院整理絲桐。都一時向御苑來供奉。恰便似衆星拱北。萬水朝東。（油葫蘆）則見貝闕蓬壺一望中。從地湧。看了這五雲樓閣日華東。恰似訪天台。誤入桃源洞。端的便往揚州移得瓊花種。勝太平獨秀岩。冠神龍萬壽峯。則他這雲間一派簫韶動。不弱似天上蕊珠宮。」可見才人之筆。無所不能。同時若鄭廷玉吳昌齡王伯成所作劇本。均名重一時。

費君祥。大都人。與關漢卿交。有愛女。論行於世。作劇已逸。其子唐臣。正音譜評其詞如山峽波濤。又云。「神風聳秀。氣勢縱橫。放則驚濤拍天。斂則山河倒影。自是一般氣象。前列何疑。」所作雜劇三種。斬鄧通。韋賢蠶金已逸。惟貶黃州數支。散見正音譜。今日本西京大學。刻入雜劇三十種中。

楊朝英。字澹齋。青城人。曾選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二集。爲散曲淵藪。邀貫酸齋作序。貫曰。我酸則子當澹矣。遂自號澹齋云。正音譜評其詞如碧海珊瑚。茲錄其題吳彩鸞寫雲軒一支（越調小桃紅）當年相遇月明中。一見情緣重。誰想仙凡隔春夢。杏無蹤。凌風跨虎歸仙洞。今人不見。天孫標致。依舊笑春風。」

劉庭信。爲南臺御史。劉庭翰族弟。俗呼曰黑劉五。是也。有水仙子二支。今錄其一。「蝦鬚簾控紫銅鈎。鳳髓茶閒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繞雕欄。倚畫樓。怕春歸。綠慘紅愁。霧濛濛。丁香枝上。雲淡淡。桃花洞口。雨絲絲。梅子牆頭。」細膩流麗。亦不愧小山東籬也。

周德清。字挺齋。高安人。著有中原音韻一書。平聲之分陰陽。自挺齋始之也。所作小令散套。綽有大家風格。嘗過廬山。賦朝天子云。「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

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都做了漁樵話。」此詞字字穩洽。移動不得一絲。固是斲輪老手。挺齋家况奇窘。時有斷炊之虞。戲詠開門七件事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什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苦消乏。茶也無加。醋也無加。七件事尙且艱難。怎教我折柳攀花。」其貧可想見也。

侯克中。字正卿。鎮定人。號良齋先生。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之。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之。以爲刊華食實。莫先於理。原易以求。乃爲得之。於是精意讀易。著有《大易通義》。《易齋詩集》等書。正卿以散套得盛名。有客中寄情一套尤佳。茲錄其二支。（《高過金盞兒》）舉金杯。倒金盃。金盃未倒心先醉。酒醒時候更淒淒。情似織。招攬下相思無盡期。告他誰。（《牡丹春》）忽聽樓頭更漏催。別鳳又孤悽。暫朦朧枕上重歡會。夢驚回。又是一別離。

任昱。字則明。四明人。少年狎游平康。以小樂章流布裙釵間。晚乃銳志讀書。所作散曲。見於《樂府羣玉》者至多。今錄其上小樓題情云。「團圓未成。嬋娟空病。桂子虛庭。翠羽圍屏。雁足寒檠。巴到明。空自省。青樓薄倖。恨分開鳳釵鸞鏡。」又《朝天子》信筆云。「九霄早朝。曾赴金門詔。珠玉在揮毫。胸次誰

同調。談笑枚舉。風流溫嶠。恣疎狂直到老。儘教醉了。走馬長安道。」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鍾嗣成謂其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貶夜郎。乃編杜子美遊曲江。一下筆卽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也。正音譜評其詞如竹裏鳴泉。所作劇二種。杜甫遊春已逸。今存竹葉舟。錄其第二折中之二支。一新水令云。「我曾向五湖四海自遨遊。則我這拂天風兩枝袍袖。喚靈童採瑞草。供仙子上瀛洲。散誕優遊。嘆塵世幾昏晝。」又梅花酒云。「休待兩鬢秋。與天子分憂。嘆歲月如流。早白了人頭。待獻賦長楊臨帝闕。我乘彩鳳上瀛洲。俺三人是故友。一箇吹玉笛對巖幽。一箇倚銀箏步滄洲。一箇彈錦瑟上扁舟。」情節固佳。詞亦不弱。

曾瑞。字瑞卿。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神采卓異。衣冠整肅。優游於市井。灑然神仙中人。志不屈物。故不願仕。自號褐夫。江淮之達者。歲時餽送不絕。遂得以徜徉卒歲。臨終之日。詣門弔者以千數。鍾嗣成謂其擅丹青。能隱語小曲。有詩酒餘音行於世。今錄其散套。催拍子一支。詞云。「愛共寢花間錦鳩。恨孤眠水上白鷗。月宵花晝。大筵排回雪。韋娘小酌會竊香。韓壽舉觴紅袖。玉纖橫管。銀甲彈箏。酒令詩籌。曲成詩就。韻協聲律。情動魂消。腹藁冥搜。宿恩當受。水

仙山鬼。月妹花妖。如還得遇。不許干休。會埋伏未嘗洩漏。(么)羣芳會首。繁英故友。夢回時綠肥紅瘦。榮華過可見疏薄。財物廣始知親厚。慕新思舊。簪遺佩解。鏡破釵分。蜂妬蝶羞。惡緣難救。痼疾常發。業貫將盈。努力承頭。冷殮重餽。口搖舌劍。吻搨唇鎗。獨攻決勝。混戰無憂。不到得落人機殼。」

徐再思。字德可。嘉興人。好食甘飴。故號甜齋。與貫酸齋齊名。有酸甜樂府行於世。其子善長。頗能繼其家聲。再思所作小令。余最愛其水仙子三支。(一)夜雨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二)紅指甲云。「落花飛上笋牙尖。宮葉猶將冰筋粘。抵牙關越顯得櫻唇豔。怕傷春不捲簾。捧菱花香印粧奩。雪藕絲霞十縷。鏤棗斑血半點。搯劉郎春在纖纖。」(三)佳人釘履云。「金蓮脫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徑。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佩交鳴。濺越女紅裙濕。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可謂語語俊。字字豔矣。正音譜評其詞如桂林秋月云。

沈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詠。天性風流。兼明音律。所作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皆用南北合套法。極爲工巧。後居江州。江西人稱爲蠻子關漢卿是也。正音譜評其詞如翠屏孔雀。作劇六種。今不

傳。

范居中。字子正。冰壺其號也。杭州人。父玉壺。前輩名儒。假卜術爲業。居杭之三元樓前。每歲元夕。必以時事題於燈紙之上。杭人聚觀。遠近皆知父子之名。居中精神秀異。學問該博。嘗出大言矜肆。以爲筆不停思。文不闕筆。諸公知其有才。不敢難也。善操琴。能書法。其妹亦有文名。大德年間。被旨赴都。居中亦北行。以才高不見遇。卒於家。有樂府及南北腔行於世。散曲有秋思一套。其《賽鴻秋》云。「想那人妒青山愁蹙在眉峯上。泣丹楓淚滴在香腮上。拔金釵劃損在雕闌上。託瑤琴哀訴在冰絃上。無事不思量。總爲咱身上。爭知我懶看書羞對酒也。只爲他身上。」一支中連用六上字爲韻。洵奇格也。

施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業。巨目美髯。好談笑。鍾嗣成云。嘗與趙君卿陳彥實顏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論。詩酒之暇。惟以填詞和曲爲事。有古今砌話。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所著有幽閨記一種。今尙傳播於崑劇中。

喬吉。字夢符。太原人。自號惺惺道人。又號笙鶴翁。美容儀。能詞章。以威嚴自飾。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西湖詞梧葉兒百篇。名公爲之序。肯疏江湖。垂四十年。欲刊行所作。竟無成事者。陶宗儀

輟畊錄云。「夢符博學多能。以樂府稱重於世。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終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所作雜劇。有認玉釵。兩世姻緣。揚州夢。死生交。勘風情。金錢記。荆公遣妾。節婦牌。賢孝婦。九龍廟。黃金臺。十一種。臧晉元曲選。僅刻兩世姻緣。揚州夢。金錢記三種而已。其小令。至有風情。嘗記其詠竹衫云。「并刀翦龍鬚爲本。玉絲穿龜背成文。襟袖清涼不染塵。汗香晴帶雨。肩瘦冷搜雲。是玲瓏剔透人。」又天淨紗小令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所作皆清俊秀麗。不愧大家。夢符又長於詩餘。其和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侵曉園丁。道叫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綴蕊。行歌佇立。灑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個重門開未。忽驚它尋春夢美。穿窗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蓋杭城春日婦女喜爲鬪草之戲。故夢符詞云云也。正音譜評其詞如神。鰲鼓浪。又云。「若天吳跨神鰲。噴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截斷衆流之勢。」所作雜劇十一種。今存三種耳。

睢景臣。後字景賢。揚州人。大德七年。至杭州。與鍾嗣成訂交。嗣成謂其自幼讀書。以水沃面。雙眸紅赤。不能遠視。心性聰明。酷嗜音律。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惟景臣哨遍。製作新奇。皆出其下。

又有南呂一枝花題情云。「人間燕子樓。被冷鴛鴦錦。酒空鸚鵡盞。釵折鳳凰金。」亦爲工巧。人所不及也。正音譜評其詞如鳳管秋聲。作劇三種。(一)千里投人。(二)鶯鶯牡丹記。(三)楚大夫屈原投江。其子玄明。擅散曲。有詠鼓一套。見太平樂府。茲錄其耍孩兒煞一支云。「迎宣詔將我身上掩。接高官回把我背上馱。棚角頭輓索是我隨身禍。一聲聲怨氣都言盡。一棒棒冤讎卽漸多。肚皮裏常飢餓。論着您腔新譜舊。顯得我恨滿言多。」

鍾嗣成。字繼先。號醜齋。大梁人。寄居杭州。爲鄧善之曹克明高弟。累試有司不遇。從吏則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因作錄鬼簿二卷。以寄意。上卷記前輩才士有雜劇者。略記姓字爵里及劇目。下卷則記並世才士。各作一小傳。記其劇目。又作凌波曲弔之。蓋亦風雅好事者也。正音譜評其詞如騰空寶氣。所作樂府小曲。大篇長什。傳之於人。每不留藁。故未能就編焉。如馮驩收券。詐遊雲夢。錢神論。斬陳餘。章臺柳。鄭莊公。蟠桃會等。皆不傳。太平樂府中。載其自序醜齋一套。極爲談諧可喜。如梁州云。「只爲外貌兒不中擡舉。因此內才兒不得便宜。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錦繡。口吐珠璣。爭奈灰容土貌。缺齒重頰。更兼着細眼單眉人中短。髭鬚稀稀。那裏取陳平般冠玉精神。何晏般風流面皮。潘安般



俊俏容儀。自知就裏。清晨倦把青鸞對。恨殺爹娘不爭氣。有一日黃榜招收醜陋的。准奪高魁。(餘略)

錢霖。字子雲。松江人。棄俗爲黃冠。更名抱素。號素菴。多游名公卿間。類輯時人之作。曰江湖清思集。其自作樂府名醉邊餘興。皆失傳。今於樂府羣玉中。錄其清江引一支。詞云。「夢回晝長簾半捲。門掩茶蘼院。蛛絲掛柳棉。燕嘴粘花片。啼鶯一聲春去遠。」真一枝寫景好筆也。

秦簡夫。字里無考。錄鬼簿云。見在都下擅名。近歲回杭。是與鍾嗣成同時。正音譜評其詞如峭壁孤松。作劇五種。今存破家子弟。趙禮讓肥二種。

蕭德祥。杭州人。以醫爲業。號復齋。凡古文俱槩括爲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雜劇有四春園。小孫屠。殺狗勸夫。四大王歌舞麗春園。包待制三勘蝴蝶夢。今僅存殺狗勸夫一種。散曲有秋懷一套。今錄其雙調夜行船一支。詞云。「一夜秋聲入井梧。碧紗廚枕剩珊瑚。秦鳳東歸。楚雲西去。舊歡娛等閒辜負。」

朱凱。字士凱。自幼子立不俗。與人寡合。小曲極多。所編昇平樂府。及隱語。包羅天地謎韻。皆鍾嗣成作序。而嗣成錄鬼簿。又士凱爲之序。二人之文字交誼。概可相見。凱所作雜劇二種。今祇存昊天塔

一本。

王暉。字日華。杭州人。體豐肥而善滑稽。能詞章樂府。臨風對月之際。所製工巧。有與朱士凱題雙漸小卿問答。人多稱賞。俱存樂府羣玉中。又有雜劇三種。桃花女。臥龍岡。雙賣華。今祇存桃花女一本。琵琶記。爲南曲之祖。明人以爲高拭所作。其實舛錯。蓋元末高明所撰。非高拭也。按高明。字則誠。高拭。別字則成。成與誠字形既相似。而聲又相同。且同爲永嘉人。所以貽誤至今。又按高明爲至正五年張士堅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辟丞相掾。方谷真叛。省臣於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寘幕下。卽日解官。旅寓鄞之櫟社。因作琵琶記。記成時。清夜按拍歌舞。几上蠟炬二枝。光忽交合。因名曰瑞光樓。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疾辭還。卒於家。所著有柔克齋集。見顧俠君元詩選序錄。

右所錄者。爲優游家術樂道守志之士。於讀書之餘。移宮換羽。搜奇索怪。以筆底之煙霞。供閒中之歲月。作此妙品。自成馨逸。彙而錄之。以殿斯篇。